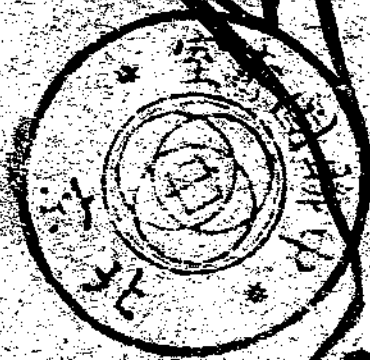


曹醒奴家夢南柯  
農村情歌 魏丹楓作



明七月二日

曹醒奴家夢南柯

電刻銀 高尚禮品

一九二〇年  
歡迎各地批發



地址前門外廊房頭條中間路北  
專製電刻銀  
盾屏聯興

均可函詢  
詳情面詢  
煙孟爵壽

家庭電刻所啟

德善堂劉宅

東四牌樓北邊錢樹胡同四二號前清王府總管

**真正王府舒肝丸** 專治男  
婦食膨水脹打嘔吐酸  
秘堵滿週身串痛心跳  
眠煩燥起急眼乾眩暈  
犯頭疼酸懶麻抽一切  
鬱急氣各症  
真正王府濟坤丸 專治婦  
月信不準血色失當經閉  
乾勞赤白帶下子宮暗  
久不孕育屢患滑胎產後  
虛損一切經帶孕產各症  
**千金散** 專治小  
孩發熱咳嗽痰壅氣喘  
眼背頭停食吐乳瀉痢  
疹疳硬各症面黃肌瘦  
腹大瘦蟲疳各症



電刻姓名 免費修理

李廣泰自來水筆專家  
鋼筆大王 雄據華北  
水手牌自來水筆總批發處  
經銷世界名廠的各種金筆

換掉價無平磨尖

總行北平路白



論社 歡迎並期待於 王新委員長

本社(五)

小論壇 食糧問題 諸葛元宏(六) 救救少年作家 司馬文元(七)

戲劇 唐若青命談記 陳綿(八) 顧視(十二)

藝術 攝影講座第一講 劉光華(十一) 藍蒂(十四) 本社(十六) 急賑話劇公演實況 陸少青(十五) 中國木刻作者協會介紹 穆羊(十九) 天津木刻作者及其作品之三「李培昌」

藝術時評 漫談漫畫 葛籐(三六) 也談「廚子」與「食客」張止戈(三七)

文 關於「國樂演奏會」田頁(四二) 費力樸(四三) 陸白人(四四) 馬嵬的哀歌(百行) 田燕(二六) 穆穆(三五) 雁致古都友人 周章(三五) 羊舌草 愛憎 五月槐 宇文古易(二七) 菲力(二五) 金健(三五)

筆 曹原(二八) 魚 袁之(二九) 夜 歌帆(二九)

藝 生路 萬字小說, 一次登完 汀子(十八) 突變 萬字小說, 續完 李磊(三十)

紀實 在理髮館裡 洛迪(四十)

中國文人趣事 范帆輯(四一) 世界文人軼事 王冷輯(四一)





### 期談話

如我排字們在出，談不位  
 以他排字們因我來即談少在  
 我排字們此排排些期便其  
 所排字們原字此排排些期便其  
 也若就二個面一，談不位  
 諸君注意，這字稿，即錯字問  
 會成注就一就字們易在這本方給  
 誠字成注就一就字們易在這本方給



將軍 李培馬刻 (二色套版) 藝術與生活社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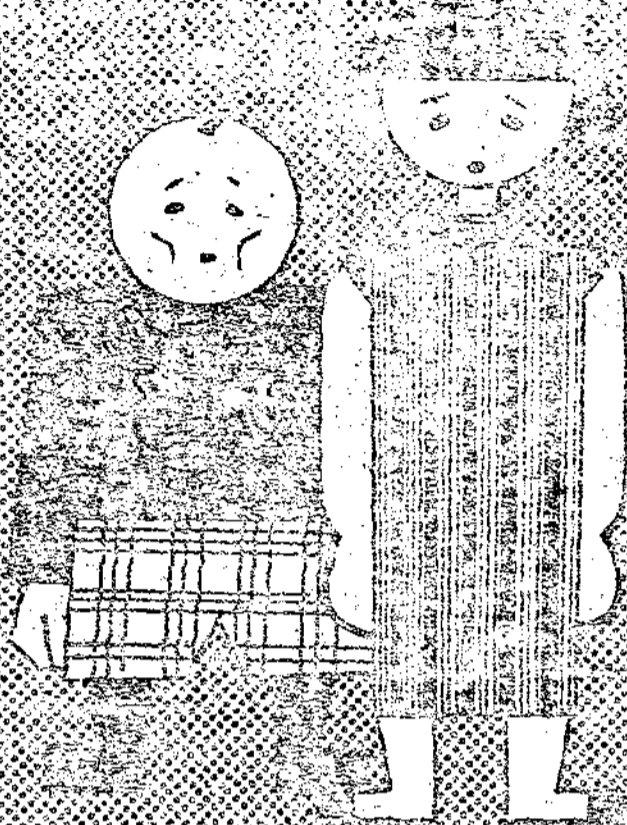
了要明下千 他白一屁他講誌  
 。被是去萬 們讓這般們注社是  
 罰一，注寄也他寄紙 | 意恐沒  
 欠稿不意稿無們郵擦 | 附怕有  
 資件然剪件時檢資；編足不附  
 過一雖個若問個一你輯退會郵  
 重，然角是去小往又把資這票的  
 的也註口用查便往有一郵樣的  
 信的信宜遲何篇票了，  
 封。；了辦傑，也  
 星 獻 寄 同，法作否因一  
 ， 時白？當則而律

別章很他條 非知此我 省白以  
 ；本編之他定或更一何完除有輯份者  
 ；社輯落佩不加有完處一了人給，通這  
 ；其于行；照行作不始。章歡了免處斤  
 他來。那若你小者可何因大在，通無既  
 夠在的題賣，處為套稿也盤論，  
 多他意目弄那為排數文是發如往  
 麼忌思的編編完好萬未為表何往  
 可妬排，輯輯，了言字避，要  
 惜之的這天先無印的下免若寫會  
 呀下，對才生用在長寫排能在排  
 ！，雖編，也再那稿一上用稿在  
 所將然輯在會說裡外一的筆紙升  
 以一也可稿抹。讀，完意括最物  
 請篇許謂題去假者大一思起左上  
 作很你污上的如一如可字。來端了  
 者好做辱畫。足看不樣，的。  
 幸文的，線 下就用， 則空所



# 其價

# 其效



誰都喜歡有兒女，誰都喜歡自己的兒女健壯；如果自己的孩子，病魔纏身，臥床不起，不只好靜，想受罪，就是大人也心靜，想受罪，就是大人也最好，是叫他每天服若素，以去弱，強壯，增加體，發育，去弱，強壯，增加體，效作用，去弱，強壯，增加體，健常，去弱，強壯，增加體，女用，去弱，強壯，增加體，服虛，去弱，強壯，增加體，咸宜，去弱，強壯，增加體。

## 價目

小瓶五角五分

中瓶一元七角五

大瓶五元五角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 去病若素延年

# 青春膏

上海新亞藥廠製劑

BIOZYGEN



## 青春曲

一 春風吹拂拂 夏日長如歲 秋霜凝霜雪 冬寒漸凜冽  
 贈即寶青春 贈即寶青春 贈即寶青春 贈即寶青春  
 色香味益美 抵抗力倍增 代謝整新陳 健壯勝恒人  
 功效更無倫 霍亂吐瀉 精神日以新 不怕寒威侵  
 健食整腸胃 遇之盡適形 願即勤服食 願即常服食  
 身體康以寧 願即休歇食 妾意亦歡欣 白首慶全婚  
 願即且服食 好見妾心真 妾意亦歡欣 白首慶全婚  
 願即以慰妾心

### 一服本品

得開胃助化之功  
 飯量加而體重增

### 二

無食積便秘之患  
 脚氣而危皆治愈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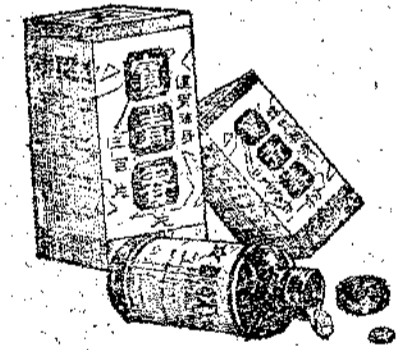
無食積便秘之患  
 脚氣而危皆治愈

### 四

無食積便秘之患  
 脚氣而危皆治愈

皆服本品  
 老幼男女皆愛

營養豐富增活力  
 四季康強病不侵  
 鮮美常留齒頰芬



上海新亞藥廠製  
 藥房均售

# 社論

歡迎並  
期待於

## 王新委員長

再起，朱前委員長仙逝，華北領事不可一日無人，乃經中央權衡之下，王叔魯氏以六十高齡，東山再起，重肩華北政委會委員長之重任，誠乃全國人民所翹望者。蓋王新委員長以往對於華北之政務，功績，勤儉，乃為吾人永不能忘記者，此番毅然重執華北政務，必能領導華北民衆同心共濟，以勇猛精進，刻苦勤勞之精神，來完成復興中國之大業；其次對於華北最重要之民食問題，實乃萬民欣慰之事，本刊特誌數語，略示歡迎之意。當局雖有限判每人一斤及用低價出售五十四種之混合麵等等之善良政治，惟民食問題，並未因而解決。對此，吾人期待於王新委員長者不外

- (一) 暢達食糧來源
    - (甲) 南米麵粉之北運
    - (乙) 滿蒙高糧之南來
    - (丙) 華北之增產
    - (丁) 公平價格之收買
  - (二) 認真搜查囤積
    - (甲) 官吏住所之搜查
    - (乙) 大公司糧店舖戶之搜查
    - (丙) 富戶之搜查
  - (三) 完善的配給制度
    - (甲) 設立專營配給食糧之糧店
    - (乙) 糧居之食糧由政府按數發給，禁其自由買賣
    - (丙) 有配給票或戶口單決可買到食糧
- 以上數端，乃係管見所及，略進數言。于此，吾人於歡迎王新委員長之餘，謹述期待如上，籍供參考。

小

論

壇

## 食糧問題

報載新門市總會爲了明瞭市民購糧情形，曾擬出幾個問題，希望市民答覆；其用心可謂良苦，而能容納民意，實是良善政治的明證，吾人應予十分的敬禮的。

不過，吾國平民向是怕官的，除非遇上頭來絕不欲和官廳打來往，所以，這種公開徵求回答的辦法，究竟能否收實效？實屬疑問的了。

古時有微服私訪以考查民情的官吏，雖近妄動，但對施政行法却極有藉鏡，用意亦頗可嘉。因此，吾人希望市總會及中央總會如果真爲民疾着想，不必官冕堂皇的徵求意見，應當派員暗中實際調查，庶幾實情可以一覽無餘。

前幾日子因爲購買玉米小米混和各類麵，頗使一般市民爲苦有的從午夜三點即去排隊等買，結果輪到自己仍是一無所得，蓋糧店賣完一定數量，即關門大吉，並不顧尚有若干老幼相等購麵也。筆者隣居，曾於一週中以數子購麵而一無所獲。於是，怨聲載道，民有飢色矣。

賢明當局！如能真爲人民謀福，應速放棄官面文章，着手於實際辦法以拯民於水火，則恩同父母矣。

下列各項拙見，謹獻給賢明的當局。

- (一) 嚴禁糧店囤積或拒不售賣。
- (二) 力求來源暢達。
- (三) 每一區或一坊應設專門配給糧店，負責發售該區或該坊住民之所需。其餘糧店一律取消。
- (四) 如於排隊購買時，嚴禁各軍警機關人員逕自入內購買，亦應按先後次序站排，不應以勢欺人。（諸葛元宏）

## 救救少年作家

現在的少年們真是知識開得早，即所謂「早熟」，喻如說吧



：我們隨時可以看到十幾歲的男孩子女孩子在講戀愛：這在鄙人少年時代，却與此大不相同，講戀愛固不論，連看到姑娘都有點臉紅。由此可談到文藝上來，鄙人十幾歲時，還不知何謂文藝，豈能談到寫作，以至於作為高崇的作家呢。（雖然鄙人自幼愚蠢，但彼時的少年們尚多有愚蠢如鄙人者。）目下則風景大變了，京津一帶以孩子的年歲，而高居作家寶座者却多有人在了。我們無以為稱，只好名之為「少年作家」。

提起這群「少年作家」，真令人感到中國文壇之興起，大有希望，不禁欣然以喜！因為他們大都在十七八九歲，有者已有專書出版問世，有的作品會屢在各大刊物發表……請想，要等他們到了三四十歲時，豈不聞名世界而成為偉大的作家了嗎！

不過，剛長翅膀的麻雀就想飛，結果難免不為鄰家小孩獲得而斷送了生命。這些「少年作家」名譽日高——稿費也源源而來，慢慢的就會感到自己是作家了，自己認為為了不起而自封王了，目空一切，高傲不遜。結果，文章自然會退步的，終也會斷送了文藝的生命的，吾人深為可惜！

這個罪過，其實並不在少年作家本身，刊物的編輯老爺們應負其責，因為他們不知詳細看作品，不去分析一個寫作者的作品是否退步或進展，一看到有點小名的就是登，再不朋友情面，於是一個孩子，就讓他們給弄成個作家了，於是孩子們也以作家自居了。這個作家的頭銜，簡直就等於是編輯老爺賞的；換言之，他是孩子的編輯，孩子是他的作家，與別人毫無關係。

這樣，少年作家的前途不是很可悲嗎？我們應當怎樣的去「救救少年作家」呢？

我有兩個少年作家的朋友，一個已經覺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另一個却老在對自己的成績發生懷疑，請想這兩個少年作家那一個有寫作的前程呢？

（司馬文光）



家所設計，醫學家所指導，醫學家所創造。刷式大小合宜，刷毛軟硬適度。銷售以來人人愛用，個個歡迎，誠為日常生活上之必需衛生用品！

牠的優點

一新式 二消毒 三衛生

廠址：東安市場正街八號

電話：東局三二二一號

## 聚義銀號

資本金收足國幣壹萬元

本銀號辦理存款放款匯兌貼現一切業務  
各種存款 利息優厚 種類便利 承索即奉  
一、定期存款：分半年、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期，按月取息，均可中途支取，均可抵押。  
二、活期存款：憑摺收付，隨時可以支取，均可抵押。  
三、活定兩便存款：憑摺收付，隨時可以支取，均可抵押。  
四、兒童活期存款：利息優厚，可以引起兒童儲蓄之興趣。  
五、兒童活期存款：利息優厚，可以引起兒童儲蓄之興趣。  
立壹戶壹角起碼即可儲蓄。  
各種抵押放款 利息克己手續簡便 倘荷惠顧無任歡迎  
總號 新建大樓在前 電話 一五二六  
北京 外大街二十九號 南局 三八六二

# 戲劇雜談

陳綿

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為華北作家協會講於青年會二樓，曹原記

世界各國除去武器設備以外，文化設備也有同樣重要性。我國近年來對於文化始有各方面準備，而其他歐西各國早已發達到突飛猛進地步。本來一國的興衰在精神方面的國民精神修養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在精神方面有此需要，所以可以說文化上之種種設備，亦是本國對於敵國的一種武器。

昨天袁笑星先生光臨敝舍，囑我在今天于貴會演講關於戲劇問題，因為時間倉促，且私事也很忙，所以沒有充分預備。方才聽到譚先生講了些兵器的問題，又於科學與器學的問題，由這些科學知識，自然給予我們所聯想到精神方面的建設，對於一個國家團結關係極為重要，今日的戰爭必須結合了「科學」與「精神」兩種武器才能獲得勝利，茲將本人留居得很久久的世界有名都市巴黎之對於文化設備的概況，來和諸位談一談。

巴黎對於文化設備僅在戲的方面，即有國營與私立劇場音樂堂等現在列個簡表可以有個概念，就可以曉得他們對於文化普及之注重與文化設備之周密和完善使，也會使我們感到自己國家實在是在過于落後了。

## 甲 國立劇場

### 一 歌劇：

Opera 大歌劇院

Opera Comique 中歌劇院

Théâtre National 凡爾賽行宮

Opéra Lyrique 音樂樂園

## 乙 私立劇場

### 一 歌劇（正統派）：

Casino de Paris 巴黎樂堂

Folie Bergon 瘋牧女

Concert Mayol 馬約樂堂

Bouffe-Parisien 巴黎笑劇院

### 二 話劇：

Variété 奇幻劇院

Anjoim 昂端劇院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劇場

Saxe-Bernardt 沙拉白納劇場

Vanole ville 俗劇場

### 三 劇場（大街派）：

Poitiniere

Caparis

Maring

Ambassadem

### 四 新劇（新劇派）：

Vience Colombeice 老鴿籠劇場

Yeuvre 工作劇場

Ateliers 工廠

Mont Parnasse 巴拿司山劇場

Studio Champs-Elysees 天堂路劇場

### 五 雜耍場

Alombra

Alcazar

Madeleine

### 六 馬戲場

Cirque de Paris 巴黎馬戲場

Cirque de l'Étoile 冬天馬戲場

### 七 講演場

Salle des Societes Scaeniques 學者會講演場

Societe Geographique 地者會講演場

### 八 其他

Noctambule 夜遊者歌堂

Persagnet 鸚鵡

Chat-naire 黑貓

現在綜合以上所列各種劇場，可分為「歌劇」，「話劇」，「舞劇」，「音樂堂」，「雜技」，「馬戲」，「演說」，「詩歌」等類。中間所列劇場，也並非整個巴黎所有，而不過亦只其一部份而已。由此可見，巴黎的文化設備是何等完善了。其他如電影場，設備也非常精緻，影片上種種技巧及藝術價值亦非常進步。

現在僅就己見，把巴黎各種劇場略談一談。在歌劇方面不大清楚，大概在音樂部份其前奏曲均由各音樂家編製歌曲，提示全

劇大綱，曲調均極名貴，這種劇場均由國家全力協助，其主旨在與民衆以高尚藝術修養，並領導民族意識之昂揚，以鞏固國家組織之團體力。

在國立話劇場國家第一戲院以古代有名劇本演出，爲法國正統劇派，而觀衆亦不普及。其第二戲院所用劇本均爲法國當代劇作家之著作，但是因爲主持人思想陳腐，固執保守成見，所以劇本內容所表現的均受莫大影響，所幸的是如今該院主持人已改換新主持人。或可有好轉。至於民衆劇院，其戲場廣大，佈景變換迅速，場面偉大，如兵艦之遊行，洪水荒山原野等景皆可設置，而其所取劇本，不論本國或國外均可採用，在藝術價值上，亦相當高尚。

關於私立劇院，其正統派與國營所演之劇相同其內容亦多注重於教育社會倫理之類。而「大街派」原是以迎合外國人對巴黎之心理，于 Opera 街上有許多非正式劇場，所演出者均爲富于浪漫色彩的桃色故事，或奇怪案件，而迎合一般低級觀衆心理，頗不足道。關於雜劇 Revue 如「再見吧！巴黎！」其演出以服裝音樂均特別講求，且巴黎當時精于模倣，如中國之磁器，巴黎模倣爲最早，而其所做製者亦與我國江西磁器維肖，所以在雜劇中，其舞台陳設瓷瓶，瓶上畫十八世紀之翩翩公子和婀娜小姐，利用照明而使瓶擴大，而演員自瓶中步出而舞蹈歌唱等非常華麗。其次如本末大戰前法國有商船 Normands 號爲商船之最大者，其船身約六七〇米，大戰爆發，後爲美國所得，其船內部有各種商店，客人住房，亦極精緻。其他如影院，劇場，客廳，舞場及游泳池各種設備無一不備，而當時于舞台方面之巧妙裝製，極爲奇盜。《中略》然觀衆身邊瑣事亦不勝其繁，故對於社會問題劇已非常厭惡。由上述種種心理的變化，使觀衆能逃出現實，而得一時忘掉現實的享受。所以近年來巴黎樂堂等劇場得了解觀衆的

心理，而把劇情改得極爲美善。間或亦對時局有所諷刺，但其所取手法不同，絕不以激烈手法採用。如「再見吧！巴黎」：劇中有敘述巴黎電話廳化之一幕，巴黎當時市內所用電話司機生均以女性充任職其流弊頗大，有時打電話因爲聲調不和氣而會打不通，因爲司機生竟不接線，當時市民均極感痛憤，所以在本劇有一幕諷刺劇，原來在法國打電話說「嘿囉」，就如同我國的「喂」，而却又有「入水」的意思，所以這個故事描寫一個女郎在公園突然投河，當時恰有二青年散步，當即縱身跳入池內營救，上岸後，近問其自殺原由，並其職業，當女郎自稱爲女司機員時，該二青年竟將女郎，重又投入河內口中連呼「嘿囉」以洩憤念，觀衆亦皆大歡喜。這種表現方法是雜劇中常有的情形。

其次談到新劇派，所謂新劇運動者是比較進步的從事戲劇者，他們否認正統派的保守，反對大街派的浪漫低級趣味他們自命不凡，對於戲劇極爲認真對於佈景種種方面之藝術亦有嚴格的持探和試驗，下面列馬其首腦人：

Copeau 高伯

Dullin 杜蘭

Baryll 的

Poebe

此種劇專門以表演藝術，集中於演員身上，廢除寫實佈景，如同我國舊劇之表現方式，與現代趨勢迥乎不同。我國舊劇雖爲陳腐，但亦有真保存價值，如布城布門八個龍套就可以代表八十萬人馬，八個龍套繞台週幾百里地就出去啦，都是極爲方便的事。其所注重點，只在演員身上，極有研究價值。至於新劇派亦接受國外劇本，如我國之「獨占花魁」「漢宮愁」等皆是。

現在想起還遺漏了兩個有名劇場

一、Theater Pigalle 必加樂

## 二、Grands Guignol 大傀儡

前者爲世界最完備之劇場這個場所爲流浪在法國的猶太富商羅西德 (Roshid) 所資助建築者，在場外有若干展覽堂，書店，茶店，飯館等設備，雖非自創亦較爲嚴格。舞台非常講求：(一) 台口可大小變換；(二) 舞台設有升降機設備，可以三四層活用佈景極爲便利；(三) 照明裝置非常精密，對於光之色彩明暗均極調合。關於音樂我們都知道已成爲一種純藝術可是光之研究亦不在音樂以下，如色靜，動，光同音樂之美感已有專人研究，暫且不談。可是這個新劇場却非常失敗，堆其原因，乃在戲劇之道路走錯問題。其佈景裝置活動迅速，但如何亦不能與電影相比擬。後來特請名家利用此舞台條件而完成劇本，以求適合演出，但是亦沒有收到效果。當時所用劇本如：

### 一、法國史

### 二、烏托邦 (多拿溝)

前者非常失敗，有如拉洋片式；後者描寫當時經濟之混亂，投機者以多拿溝宣傳爲黃金窟，監發股票，以使用開採，於是當時民衆均以多拿溝爲理想中的烏托邦，而紛紛蓄有淘金企望之故事。結果這個劇院的失敗，是意料到的。我們知道演劇要集中一個有限制的空間，使觀衆對於人生和劇之分析有個更深刻之認識，而與電影自又有不同。所以失敗在寫實。因之話劇亦應採用抽象的方式去發展似是有點道理。

至於「夜游者歌堂」等處乃是專供一般當代詩人吟誦新作品的地方，吟誦之時，還有音樂伴奏吟罷由詩人化裝表演些寓意深刻的短劇喜劇，像這樣劇場雖然也有許多不過什九專供詩人或作家之需，嚴格說起來，這也是文人們的一種表現與相聚的娛樂場所。

(下接四十八面)

# 攝影講座

## 第一講

### 談攝影「思想」「構圖」和「取光」

劉光華

「攝影作品，欲使他「精美絕倫」，這並非是倖致的事。其重要的條件即須攝者有相當藝術的涵養。所以攝影一術，不難亦是很難；不難者，凡曉得使用光圈及快門者，皆可攝得一幅清楚的紀念相和風景相。難者，即是如何能使這幅相，合乎藝術攝影之本之原則，而能表現出來偉大的民族性，同時舉之世界藝壇之上時而公認爲這是一幅「不朽」之傑作，相這樣則很難矣。然難者雖難，亦不外乎基本之原則。思想，構圖，取光，這都是攝影的要則。

「思想」，一幅攝影的佳作就是攝者美的思想的一點表現，若攝者美的思想不足而欲獲得美的作品，那絕對是偶然的事，所以在尋索題材之先，首要要有豐富攝者美的思想，要有豐富攝者美的思想，就得要多多觀摩他人的佳作，參觀攝影展覽會，拜訪名作家，廣覽各國年刊，更要多研究構圖，用光，和關攝影的文章，在此不覺之中，日久天長自然的受了薰染和容化，即有成竹在胸了。

「構圖」，攝影最難打破的關頭即是構圖，和用光，初學者遇有可取的對象，未解構圖，和用光之法，以致臨時莫知所措。凡選擇題材之時，有一個對相既認定爲可取者，必須平均分配，使其畫面均衡，所謂均衡，乃是物體分配的對比，和黑白濃淡的平衡。所以一幅畫面應有卓越之人物或景物，其餘的部份均爲附屬品，須有主要之景物亦應有次要之某種景物，例如主要景物爲一叢樹木，稍遠一處應有第二叢樹木。又如婦人與小孩遊玩或注視駛來之一小船——在這幅畫面上最重要之主位應略偏于左右，使其能容洽賓位，主體與賓體能對比呼應，才使這幅圖畫的部局，

協和，緊湊，生動有力，切不可將主體居置中央而與賓體衝突，把全幅的畫面而促成呆板無趣也。「用光」，光是照片之靈魂，攝影之美全系善于運用光線，光線能運用得宜，即是極平凡的題材，亦能使其美麗絕倫。然用光之法，殊非易易之事，初學者不加深索之研究，恐難成功。攝影之光源種類頗多，有順光，逆光，測光，反光，柔光，遠光，近光，多種，光類之多如畫家之色料，畫家之渲染五彩十色，正似攝影家之配備各種光源，光類雖多攝影時但視攝者臨時之動機與採取，晨光之中多適于逆光，側光之攝影，如朝曦射于陋市一隅，兩面屋宇隱于陰翳之中，販夫車卒突現于晨光射處，投影于地其美妙不可言喻。順光之攝影皆適用於大自然之中，廣漠田中，白雲朶朶，農夫耕田，村童野牧；或古今之偉大建築承現于蔚藍天空，皆爲美麗的畫面。若柔光及反光等則適于人相靜物，攝人相與靜物所用之光，極爲複雜，非如攝取景物用光之簡單也。人相所用之光，分室外光，室內光，用室外光攝取人相時，往往不易獲得滿意的成績，因爲室外太陽光線太平均了，有時會缺乏生氣與渾圓的美麗，但有適于陽光中之人相，可是在這陽光攝取人相時，必攝者居下，被攝者居上，以大蔚藍的天空作爲背景，方可合宜。於室內攝人相，靜物時，則有燈光與反光的設置，光源愈多，運用愈難，欲使這幅人相與靜物如何成爲立體化，渾柔化，則必攝者于鏡箱毛玻璃中去細細查視多方面光線之分配。總之「構圖」和「用光」的名詞是很抽象的，要剖切的說來很不容易，要深切的了解也祇有自己去領會，現在把淺近的方法拉雜寫下來，和諸位初學者同志談談，尙希指教爲幸。

# 劇人訪 問之一 唐若青會談記

顧  
視

一九四三年的古城話劇，破格的是現出活躍的情狀。各劇團屢次的演出，觀眾的踴躍，皆可顯示出話劇將走上光明之途的前夜但這當然還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境地；設若欲滿足我們的希冀，各劇團及劇理論家……皆必須再做更進一步的努力；諸如理論方面的建設，各劇團的協力與參照，都是急需要的。所以我們訪問唐氏即是基於此點而發的。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許，我們冒着炎日的淫威抵到按院胡同東口，因為把唐宅的門牌號數記的模糊了，所以我們便在那徘徊着尋思詢問，正在這進退維谷的時候，一位小姐從口外踽踽行來臨近一看，乃為唐氏劇團之中堅份子程晨女士，始將我們導引到乙六十一號的唐宅去。

程晨女士將我們引到三間陳設簡單而頗富藝術味調的北房裏的時候，唐若青女士沙麗文女士及郭平君正於室中與中大同學藍三岩女士（新光雜誌社編輯）會談。後唐媽媽又從內室出來周旋，藍女士便告辭去了。我們便經趙宏遠君的紹介，乃引與諸位相識了。

是時唐若青女士概將起床不久，面部尚未加粉飾，故顯得十分憔悴，絲髮亦鬆鬆着，一眼望去頗疑為三十餘年齡之主婦也。着竹布衫，十分樸素，與之稍談數語，女士即托辭離開我們到南屋去了。

唐媽媽談鋒甚健。據聞該劇社之管理多賴此君也。

過半日唐若青女士又歸室來，則面部煥然一新，再望望則如一妙齡少女，豐采頓生矣。

本來我們約訂的是，和唐槐秋先生會談。然時值唐氏因要事外出。乃由郭君提議，我們便轉移方向而與唐女士會談起來了。

問：貴團最近的行動可否見告？

答：在北京預備再演三期，演完便到天津去，時間大概在八月中旬。在天津演完後，希望再到北京來演。因為北京的人氏對我們是十分愛護的。

問：貴社到南方去是否還名之為新中國呢？

答：也許不一定，因為本社在上海還名之為中旅，為若英（女士之妹）主持着。

我們到南方去以後則想常常到北方來。

問：貴社之主持人是唐小姐吧？

答：不，十餘年來劇團之一切事皆為唐老先生（槐秋）獨裁執行。

問：現在貴社組織情形如何呢？

答：演員方面，除程晨女士沙麗文女士外多為新招來者，不過張建君與郭平君在天津時已合作過，現在社里的一切事情多為郭平君去做，家母也給操持一切。

問：唐小姐請將演劇的經過談一談。

答：中旅成立是在民國二十二年，那時我尚在學校讀書（上海民立中學），我不願讀書故始演劇。

問：中旅之成立與演出的情況望唐小姐簡略的說一說。

答：中旅成立是在上海，而演出則在南京，後乃旅行演劇至中國各大都市，如石家莊，鄭州，徐州，漢口，湖南及香港等地。

問：唐槐秋先生與陳綿先生在法國是否為同學呢？

答：不是吧？（回首以目視郭平君，郭平君乃答曰：不是，唐先生是學航空的，陳先生是學文學的）對，他們是同時在法國，不是同學。唐先生中學是在日本，後來為求深造始到法國去。

問：不知唐小姐對北京各劇社演出有何感想？

答：都很不錯，不過還不能與上海相較，這或是因時向的關係，不過在北京之各劇社演劇時我都看了，都很滿意。

問：聽說貴社也預備演秋海棠是嗎？

答：以後也預備演，不過要再過一個時期，因為我第一個就主張不與他劇社所演之劇本衝突，因為我總覺得同行不應做敵，尤其現在的話劇還在建設的時候。

問：貴社所得到秋海棠劇本是否為上海劇藝社所演的本子。

答：是顧仲藝先生給我們的原稿，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顧先生便常指導我，所以他也很希望我們能把這劇演出。我很感謝上海的作家們，他們常加指導我。

問：唐小姐每天的生活狀況如何呢？

答：我們排戲每天要過通宵，早晨睡一會覺，晚上還要演劇，所以我的生活完全放在戲上了，這也是興趣的問題，先我還愛打打牌，不過現在因為演員多為新人，故排演期時很多，故此也沒有那些閑假的時間了。

問：唐小姐請將當今話劇應走的路向談一談。

答：北京現在話劇的尙在期，也有過渡海時過期這個：時上

藝術味濃則觀衆不能領略，這是每個劇團都感到的苦痛即在早上海方面的觀衆亦是如此。不過近來因為觀衆皆有了相當時日的訓練，因此多有了欣賞的能力，並且對演員更能加以苛求了，這是很好的現象。據我的觀察北京的觀衆，較上海的觀衆欣賞藝術的能力高。不過因為歷史尚短之故也。所以我覺得話劇的演出，對觀衆加以訓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還有一點便是北京的劇團多為業餘的性質，故此在排練上都為時間所限制。北京能產生真正的職業劇團，當能有長時間的排練與研究，演出的成績當然更要好了。

不過北京的一般學生對話劇的苦幹精神是十分值的欽佩的。

語至此因唐小姐還預備排戲，乃攝影數張始辭去。



上照為唐女士與本刊袁歡星社長  
合攝之影  
下照為唐女士與「媽媽」  
及該團幹員郭平君先生之合影

# 三位女音樂家

蒂 藍

如欲瓊漿，而身趨入於妙境。她的奏曲最著名者，計有：

1. 春夢 (第一曲)
2. 燕下 (無字句)
3. 夜奏 (Sous la fenilée thome)
4. 清平 (pienne 及 rose 三原曲)
5. 水頭 (第四十五曲第五段)
6. 龍渡 (鮑羅斯基 Boroski 古曲)
7. 夜曲 (Rondo-mojant Kreisler 合譜)
8. 蜜女 (Vodurne-tscha i koushy 合譜)
9. 夫人 (Haydn-Horhnoun 合譜)

羅其小提琴家，其聲極重，譽之稱絕。她生於法國賽爾河，在該處立大學畢業。其聲極重，譽之稱絕。她生於法國賽爾河，在該處立大學畢業。其聲極重，譽之稱絕。她生於法國賽爾河，在該處立大學畢業。

樂聲其又儀的的心的  
季益舉交量時予於  
歌後震行響授候她一波夫  
咏與，一樂以，發愛西人  
會嘎當次隊古她展美歌姓  
時爾時大大今就天者城憂  
，哈的規指名進才。爾高  
社君年模揮人了的藝她哈  
會結齡的家歌柏機術的(Gerhardt)  
上婚只音新曲林會者父  
當後才樂紀如樂所對並  
一，不，會照Arria  
重人十由講，校就幼女  
要仍八講氏為其奏鋼  
的，不，歲。其奏鋼  
大，不，事。其奏鋼  
情，不，業。其奏鋼  
，去，用。其奏鋼  
無，各，地。其奏鋼  
線，各，地。其奏鋼  
電，各，地。其奏鋼  
廣，各，地。其奏鋼  
播，各，地。其奏鋼

其歌曲，莫不使全世界嗜愛  
的音樂者，約只有下面幾支

1. 晚安 (Gute Nacht)
2. 驛郵 (Die post)
3. 冬季旅行 (Der Lindenbou)
4. 菩提樹 (Der Lindenbou)

這作琴家，全然是由世界著名大鋼  
人位，所難企及。天才，但是

音部 (Zine Onegin) 要屬奧尼琴夫  
人 (Zine Onegin) 要屬奧尼琴夫  
人 (Zine Onegin) 要屬奧尼琴夫  
人 (Zine Onegin) 要屬奧尼琴夫

1. 先知者 (Le prophete - Op. 1)
2. 酒曲 (Lucregiaborgiabr hisndae)
3. 靈魂 (Dielalet)
4. 亞路律耶
5. 寇家
6. 敬禮曲 (第一章)



請君試用  
 高等品質 的 五花肥皂  
 低廉價格  
 又新製皂廠出品  
 廠址：東單水磨胡同甲十三號  
 電話：借電話東局三一四四



# 中國木刻作者協會介紹

陸少青

道，這一個團體的成立，在中國木刻作者協會成立半年多了，不過華北一帶，雖有明日的黃花之憾，但對木刻作者及欲研究者或有裨益的。

工，但誰都知道，中國是木刻的發源地，它曾有過一種簡單印刷的歷史，而以前，所以這不為一種藝術，本刻方能起在中國藝壇上由附庸地位一躍而成。

合了，木刻的長處而能流傳很廣，具有藝術的本質，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木刻的價值，在於它的藝術性，因為它是用簡單的工具，融

之，上時研究，木刻的價值，在於它的藝術性，因為它是用簡單的工具，融

生，刻入刻，木刻的價值，在於它的藝術性，因為它是用簡單的工具，融

，西報起訪消，木刻的價值，在於它的藝術性，因為它是用簡單的工具，融

一、宗旨 中國木刻作者協會，確立純藝術木刻，改進木刻技術，普及木刻藝術。

二、事業 組織木刻展覽會，專集木刻新風，及介紹會員作品。

三、組織 本會設理事會，常務理事六人，理事四人，辦事處設在...

四、組 織 本會設理事會，常務理事六人，理事四人，辦事處設在...

五、會員資格 凡愛好木刻者，均可參加。

六、會員義務 凡會員應遵守會章，並積極參加協會活動。

七、會員權利 凡會員有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

八、附會 凡與本會有關之團體，均可附會。

九、附會 凡與本會有關之團體，均可附會。

本會為擴大宣傳，特設辦事處，並聘請秘書，辦理一切事務。

本會之成立，實為中國木刻界之幸，亦為藝術界之光。

本會之宗旨，在於推廣木刻藝術，提高國民之藝術素養。

本會之組織，力求健全，務求達到預期之目的。

本會之經費，由會員捐助，及社會各界之贊助。

本會之辦事處，設在上海，並設有分會於各地。

本會之成立，實為中國木刻界之幸，亦為藝術界之光。

本會之宗旨，在於推廣木刻藝術，提高國民之藝術素養。



### 告報支收演公賬急

一、先期收入：代售處百貨售品所  
 十、元角四分，天津紫房，子時  
 代、務社五分，元十二元，光中  
 國、大號京分，元十二元，光中  
 院、當日房五元，元十二元，光中  
 三、十元，元角五分，元十二元，光中  
 合、計二千九百九十五元  
 明書九十八元，內一分局牌  
 應、費九元，內一分局牌  
 演、員夜場完畢，汽車兩輛送女  
 元、六角，界及聚餐一百四十九  
 元、一元，廣告費優待扣淨  
 後、計九百三十六元八角八分，雜  
 項、二角，計二千三百八十九元  
 七、角七分，相抵淨餘國幣六百  
 零、五元，支二角三分，開支另  
 有、詳細單據，全部收入及開支，另  
 單、據以清並各項開支，皆有  
 全、部編製成冊，存實報社，以  
 備、各界查閱。  
 又、于七月十六日發實報  
 票、款後清者三十四元五角，  
 實、共捐六百三十九元七角。

△日場花叢派中有吃茶點一場，當僕人拾下場後化裝室門前  
 早已擠滿多人在預備大搶一氣，結果梨桶滾了一地，一陣大亂後  
 結果聲息皆靜，原來全已口啖鮮梨了。(傑)  
 △日場完後時已八時許與夜場相連吃飯時間已無，只好先忍  
 飢上場第一幕後送飯始到：演員有因只顧吃者幾乎誤場。  
 △夜場提示某君因無時休息吃飯，某演員竟手插燒餅多個涼  
 水一壺放置提示旁側，某君連吃帶喝，噎壘晨竟連跑廁  
 所嘻食乎。(猴)

## 京華美專招生

現招中西畫音樂圖案四系各年級新生及編級生考期九月三日  
 簡章函索附郵寄校址宣外下斜街八十號電南四三三〇

董事長高德林院長邱石冥



現遷新址：東安門大街七十九號

# 鄉土文學創作三輯

## 生路

子

(一)  
大奎懷着一顆絕望而沈痛的心，慢慢地踱回家來。

他蒼白削瘦面龐上刻劃着一條條悲愁的紋路。一年來的饑慌和憂慮使他茁壯的身體也顯出些微的佝僂。一路上被強烈的愁苦和焦燥襲擊着；他咬緊了牙牀忍受着這不可思議的苦痛，把臉且歪曲成一個難堪的形狀。

他剛剛一變脚跨過門房；突地感覺到一陣悲酸，二窪子悽楚的熱淚，在他深深陷落下去的眼眶裡逗盪着盤旋，終久倒灌進他底胸膛。他彷彿失掉了知覺，身體戰抖的連後邊的幾條也沒拔過來，就猝然地栽倒在門上了。

「娘！我——餓。我！餓！一個小孩子哭啞了喉嚨的聲調，從屋子裡傳過來。」  
「好孩子，不哭，再淘氣娘可就不喜愛你啦，呆會子等你爹回來，咱們就有東西啦！」  
「因飢餓和勞累，半年來就病斃在炕上的大奎嫂無力的哄着拴兒。」

「不！娘！我！我實在餓得受不住啦。你看！娘，我眼睛冒着金花的星星，我腸子都痛苦的怪叫！我要吃窩窩，我要！五六歲的拴兒，他打前天起就莫有一丁東西沾過他底嘴唇了。這時候無論大奎嫂說什麼，他都像莫有聽見似的，摟着空肚子，不住腔的哭鬧着。」  
「這年頭偏偏又趕上這種

遭孽病，真不如痛痛快快地嚥了這口氣；看不見，聽不見，死了倒也乾淨！」大奎嫂恨恨地咒罵着自己。憐憫地看着她這唯一的孩子。她想掙扎着坐起來親親他，好教他止住哭聲。可是她纏一起身，腦袋輕恍恍的一陣昏旋，眼前變成一片漆黑，終又無奈的歪倒在枕頭上。只從被裡伸出她骨瘦嶙嶙的胳膊，向拴兒喘息的招呼着：「來！好孩子，拴兒頂聽娘的話，不嘔人。讓娘拉拉手……靜靜地呆一晌你爹就要回來的。」

拴兒底哭聲却越來越大。他準知道這仍然是欺騙他的，娘說這樣的話已經是數不清的遍數了。  
起先，田裡的莊稼剛才早死的時候，雖然一年的收成眼巴巴地已經絕望，可是一家子總還有些枯死的禾苗；青草，樹皮以及打河灘裡挖出來的草根，和着棉花籽，糝糠搗成粉粒，還可以胡亂的塞飽空蕩

肚子；維持着他們將要垂死的生命。但近一個月來，就連這些東西也都被人剝光吃淨了。每天大奎打外邊回來的時候，多半是垂頭喪氣的提着他底空籃子，瞪着焦愁怕人的眼睛；一句話也不言語的蹲在炕沿上，用手狠命的抓扯着他蓬亂的頭髮。

拴兒也就餓癩着一天的空肚子，得不到一丁點的東西吃了。  
有時候，大奎嫌拴兒哭心慌，就會狂暴的伸出他闊大的手掌，敲在拴兒的脊樑上，叫拴兒馬上閉住嘴。可是等大奎嫂瘋狂了哭喊着，叫他先打死她，然後再處死這可憐的孩子。這時候大奎却反倒蒙住眼睛也跟着抽咽起來。  
「娘！你又騙我！你——我餓。」  
拴兒悽慘的哭嚷聲，簡直像一門鋒利的匕首，一聲一聲的從門縫裡鑽出來，刺進大奎的心坎。他神經質的瑟索着，下意識用手塞住耳朵。憂鬱的皺着

他臂彎裡依然空蕩蕩的竹籃裏，絕望的搖擺着腦袋。半響，從胸膛裡深深地擰着一口鬱悶的長氣，又扯着疲倦的步伐，跨出門來。

他楞楞的跨立在荒涼的街頭，茫然朝四下裡凝視着。

雖說是剛纔靠近冬至的天氣，可是到處荒涼得早已失却了它往昔的常態。

往當年，只要一交過霜降，園裡收拾清了莊稼，村子裡上了幾歲年紀的老伯伯們，就要衝着早晨袋袋蹲在太陽地裡晒着溫暖的陽光。一邊哄着小孫孫們玩耍，一邊聊着閒天。年青的小夥子們也都弄一張札花機，不分晝夜「軋軋」的忙亂起來。就連婦女們也都攪進地窖裡去，把棉花紡成細紗，織成她們過新年要穿的各色各樣的花布。

如今蕭條的街頭，老半天瞧不見一個蠕動的人影。就連遍街亂跑的野狗，這時候也都被他們饑餓的主人，當做了最後豐美的晚餐。街上永遠望不見牠們的踪跡了。

街底盡頭有幾株被人剝去了外皮的榆樹和青楊樹，露着白光光堅硬得令人不能下嚥的骨幹，依然抖擻在北風裡。秃

巴巴的枯枝，蹲着幾隻寒冷的烏鴉，牠們無聊的縮着脖子，把腦袋藏在翅膀下溫暖着。突地打夢中醒來，「啊！啊！」地驚惶的亂叫幾聲，在樹梢上打個盤旋，又蹲在老地方，不動了。——這悽慘的聲調，恰似為這將要僵死的農村做致終的彌撒。

沿着狹窄的街道，走不上幾步，在二旁排列得不大整齊的房屋底中間，就可以看見好些人家底門口，被土坯和爛磚頭堵塞得嚴嚴的，就連這家道殷實的廣慶堂，也都貼着：

「房子，地，老子不要了！老子走了！」

一張二尺多長，尺數寬的大白紙條子，幾個東西歪的大字在陽光下閃耀着嚇人的光芒。

「天啊！教我朝哪裡去借？誰還能贖有多少食糧？」

一個找不到答案的疑問，在大奎底胸脯裡擠大了。鈴也似的壓在他底心頭。那龐大的力量，差不多要一下子把他底胸膛榨成粉碎。他緊緊地捏着拳頭，極力的和悲愁掙扎着。

他想起剛才在元伯伯家的情形，越發使他底心感覺着有些慌亂了。

元伯伯和二個孩子捧着半碗黑紅色的榆皮面粥，「呼嚕呼嚕」貪婪地吞着，大奎默默地在炕沿上盤算怎樣來開口；可是心却悸動得幾乎要打嘴裡跳出來，慌亂的一時總想不出一句開腔的話，臉色也就格外的顯着有點可怕的蒼白了。

「爺爺！我還要吃——，半碗不飽——。」

「半碗還少，莫啦！不許再鬧！」元伯伯大聲的喝罵着那頂小的孩子，把吃光的飯碗放在棹角上；用他那憤憤的眼睛仔細地端詳着，看看是不是還遺留下莫有吃淨的殘渣，然後，才扭過頭來，關心的瞧着大奎，才扭過頭來，關心的瞧着大奎，有無事嗎？」

「元伯伯！求求你老人家，我想來——借一點米什麼的！——」

「大奎用了絕大的勇氣和力量，迸出這麼幾個字來。」

「米？」元伯伯驚訝的一時說不出話來，連炕上蹲着的二個小孩子，都瞪着驚奇的大眼睛，扭過頭來。

「米……我兩個來月都莫沾過嘴脣了，一大家子人一天只能喝半碗榆皮面粥，連上地

不下的糞糞都吃得精光了。這年頭：我活啦六十多，罪真受夠啦！」元伯伯用袖頭抹了抹嘴脣角上迸出來的唾沫，繼續的說下去：「老天爺整整一年莫好生落一場雨水，咱們莊稼人，指望田裡打個一斗二斗的，一年到頭，怎能夠一家子的嚼耗……。」

「……」大奎無精打采的楞坐着，眼看最後的希望已然又成了影泡。

「偏偏上頭（指縣城老爺廟）要分攤什麼食糧，外邊的糧食不許運進來，還要打本地抽五斤麥子；好容易才湊足了數繳上去，現在聽說……。」

「聽說什麼？」莫等元伯伯說完，大奎就忍不住的急問着。

「縣裡又派下來，一兩銀子（指二十多畝地而言）繳一百斤小米五十斤雜糧，限半個月送進城裡去，責任保長廣慶堂的朱二爺知道担當不住，昨天晚上，偷偷地帶着一家老小也逃荒去啦……吃的都莫有，還拿煞繳得起糧……。」

「這……這只好先賣掉田的幾畝田地，憤憤的嚼嚼着。」

「賣田？賣給誰？除非是  
扔掉……不然怕貴賤莫有人要  
了。田裡莫收成，一畝地破差  
（指一切的錢糧雜派，此鄉土  
語。）至少得個百兒八十，誰  
還買得起……」元伯伯一邊  
說，一着邊嘆喟着。

沈歎。——焦愁充滿了這  
昏暗的屋子。

誰也不再開口。半晌，元  
伯伯想起了什麼，抬起頭來叮  
了大奎一眼，悽楚的說道：「  
我老啦，行動不大方便，又教  
這一群孩兒老小的絆住了脚，  
比不得你們年輕人。要不然  
我也早就丟掉老家逃荒去啦！  
反正一樣的是餓死，逃出去也  
許還能找到一條生路！」

大奎像一個粗劣的雕像，  
默默的站在街頭沈思着。下意  
識地朝村邊走去，但元伯伯最  
後的一句話，像夏天底霹靂似  
的，震撼着大奎一顆悸動的心  
：反正一樣的是餓死，逃出去  
也許還能找到一條生路！

「逃！」究竟往那裡去？  
大奎茫然地張望了一個圓環，  
周圍除掉一片荒涼的田野，他  
再也瞧不見什麼東西了。哪一  
條是教他逃出活命的「生路」  
呢？只有餓死，只有眼巴巴地  
瞪着眼睛瞧着病難在炕上的老

婆和他六歲的孩兒活活地餓死  
再也找不到別的途徑了。

（二）  
傍晚的寒風，捲過了遼闊  
的原野，冰涼的逗遛在大奎底  
臉上。直攢透了他底棉衣，劇  
烈的刺痛着他底骨髓，悸的他  
不住的打着寒噤。

大奎像一條喪家的餓狗，  
用鼻子在田野裡到處尋嗅着。  
也許天可憐見，能教他找到些  
拔刺的山藥，蘿荖，或者一株  
還不會被別人剝去皮的樹木。  
雖然他明明白地知道，這裡已  
經是被人們找過幾千遍的田地  
了。

田地裡只剩下片黃澄澄  
的土壤，光禿禿連的一株草底  
影子都莫有了。  
「大奎哥，一個人呆在這  
兒幹麼！」

「哦——我當是誰，原來  
是六成哥！莫幹麼；還不是找  
些東西吃。」大奎抬起頭來，  
一眼可見六成打攔旁的小徑上  
蹣跚地走過來，香櫟後邊馱着  
一個沈甸甸的米袋，它在大奎  
苦愁的眼裡燃燒起了希望的火  
花。

「哈！哈！得啦！還能找  
見個屈！你看，除掉這些不  
能當做乾糧噴的土疙疸，還

有煞，大冷的天！我勸還是回  
家憩憩吧！別白找罪受啦！」

「六成哥，你攔着些煞？  
怪沈的！」

「煞！不過是米！」六成  
故意的買弄着。

「米？」大奎狂喜的差點  
莫跳起來，眼睛瞪得圓溜溜的  
，在他蒼白的臉上，馬上泛  
起了二片熾熱的紅光。

「怎麼？你大概不會相信  
吧，像咱這房無一間，地無一  
隴的窮小子，倒比你們有田有  
地的人弄到了米吃！」六成得  
意的把口袋換一換肩板，至着  
膈袋，吐出一個驕人的笑臉。

「大奎哥咱們家下坐。」  
大奎莫言語，默默地跟在  
六成底屁股後頭，眼睛不住的  
看着那一袋珍貴的東西，貪婪  
地幻想着：

「米！多莫香甜的米啊！  
六成一邁進門房就把米布  
袋擡到瓦罐上。伸了伸懶腰，  
朝着黑漆爛光的屋頂呼出一口  
長氣；然後和大奎併肩坐在炕  
沿上，兩條腿不住的擺動着互  
壓着。慢慢的說話：

「他媽的，真累人！」  
大奎底心裡被米塞得滿滿  
的，別的他現在再莫有心情注

意那些了。事情也真教大奎納  
悶，像六或這樣的傢伙怎的竟  
會弄到這些米來。

「你打哪兒借來的這老些  
？」大奎喘喘的問着。

「借？」六成響亮的回答  
着：「這年頭誰肯借給你米吃  
！傻老哥這是拿命換來的！」

「拿命？」  
「對啦！大奎哥，說真的  
你一天價光知道田裡去做務莊  
稼可是一起這種寸草不收的年  
頭，指望著受（苦指在田地裡  
種莊稼而言），可就只賺下涼  
水好喝啦！」六成話還莫說  
完，自己却先自哄然地笑起來

。笑聲，震紅大奎蒼白的面  
龐。  
六成是這百來戶南崗村底  
一個出色的人物。雖說他不種  
地不下田，可他知道過城，闖  
過外埠，他知道縣太老爺衙  
門口究竟是朝那兒開着；由不  
得鄉親們對他懷着幾分敬畏的  
念頭。只因他吃過幾年糧，所  
以別人談論起來，總忘不了：

「好鐵不礙釘，好小子不當兵  
！」這句祖傳的老話。  
大奎朴直的心裡充滿了一  
股子說不出來的憎惡和嫉妬。  
像六成這樣不受苦的人倒會有  
飯吃；自己起早戀晚辛辛苦苦

地幹啦一年，偏偏不能夠來養活自己的老婆孩子；眼瞅着要她們娘倆活活的餓死。大奎想到這兒，憤恨地朝地上吐了口咒詛的唾沫，莫敢罵出聲來。

六成似乎想起了什麼似的，輕輕地怕了怕大奎底肩膀，用慰安的聲調說：「大奎哥，你說是不是？這年頭，反正也是不好過，她娘的！倒不如快活活地享兩天福，吃飽了，喝足了就是死也好甘心！說起來總比做個餓死鬼強得多。」

大奎莫搭腔，悽愁的臉上只吐出一個莫奈何的苦笑。一人只要有胆量，有本錢，還愁煞莫得吃莫得穿，老天爺還不餓死瞎眼的雀啦！

六成的話，一句跟着一句像一把鋼錐扎透了他心靈的深處。他再把握不住這搖蕩的心了。喃喃的重述着：「有胆量，有本錢？」六成最的一句尾腔。

「對啦！」  
「可是我一個大都廉有！那里能有本錢？」大奎痛苦的抓着他底頭髮，剛才幻想中希望的花火，又被一盆冷水熄滅了。  
「不？我說的本錢，是只要有一個茁壯的身子骨和二條蠻硬腿就行啦！瞧，這你總

比我強的多了吧！」六成拍着自己胸膛，又哈哈地笑起來。

「但！但這又有煞用，還不是一樣的莫吃飯！三樣的挨餓——」大奎羞愧的分辯着。六成越說下去，大奎越弄不明白六成究竟玩的是什麼花槍，怎的一檔子事了。他底腦海像陷進了污泥一般地昏亂起來。

後來六成才直接當地告訴他，他們是替老客們把米自外縣口偷運過關卡，只要爬過蜈蚣嶺，這樣的來回跑一趟，雖說也有百八十的山路，但總就可以剩下個七升半斗的，一家子不愁吃不愁喝啦！

「幹麼不打大道上走。偏偏要爬那麼高的蜈蚣嶺去？」聽說連狼都時常要滾坡的。——「幹麼？還不是怕卡子上察出來；要不然誰還用得着咱們，白給答們米吃！」六成滿不在意的回答着。

大奎深深地低下腦袋，陷入昏亂的思維裡去。他準知道這一定是一件怕人的勾當，要不然六成偏為煞要在夜裡出門呢？可是究竟有多麼大的危險，一時他倒揣度不出來，也許不會犯死罪吧，——最後他得到一個這樣的結論。  
事實和環境再不容他多想

下去了，那病難在炕上的老婆和整天價餓得直哭亂叫的兒，這些悽慘的影子，再也不許他多想一刻。

米，黃澄澄珍珠一般的小米，它們給了他絕大的誘惑和勇氣，熱烘烘的燒燃着他悸動的心胸。  
「求求你！幫幫忙，趕明兒我也——」大奎胆怯瞞着六成一臉故意鎮靜的臉色，吞吞吐吐地說着。

「好！我知道你也要去的。明早你找我來就得啦！」  
「不過——不過我眼下莫得吃，還得求你先——」大奎底話還莫落尾，六成早就笑眯着眼睛接過他底空藍子。

大奎懷着一顆輕鬆的心，跨出門來。不住的瞞着竹藍裡一粒一粒的小東西。它是多麼教人可愛啊。「啊！三個月未曾沾嘴唇的小米呀！」——他由不得這種的想着。

「這就是一条逃出活命的生路！」他輕快地踏向歸途，眼睛裡閃爍着一片興奮的光芒，高聲的嘟囔着。  
天上莫有星也莫有月，是一片添黑的夜色籠罩着整個的大地。

大清早，天剛甫亮，大奎悄悄地離開了家，跟着六成爬上了這莫頭莫腦的山路。

一路上大奎被一片未來的憧憬，烤炙着他底一顆耿直的心靈。他幻夢般地看着不久他就會看見那堆得像山一樣的米堆，他把它們一袋子一袋子地裝回自己底家去。以後的日子不愁吃，不愁穿的，是多麼幸福啊！老婆不會再累餓的病倒在炕上，拴兒更不再餓的狼嗥了。他想到這兒，那一年來苦愁焦灼的面龐上，也泛起了一片紅光快慰的閃爍。

他恨不得馬上扯住六成底手，親親熱熱地說一聲：「六成哥，謝謝你，你真是我一家子救命的親人，大奎不是那種莫良心的傢貨，大奎是知恩報恩，一輩子忘不了你！」可是他並莫有這樣做，只默默地跟在六成底屁股後頭，加緊着他的脚步。

傍晚午的太陽，怪溫暖的曝曬着他倆的腦袋。一路匆忙的跋涉，使他倆額角上滲滿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六成敞開了胸膛，露出他一身毛蓬蓬黧黑的肌肉。不斷地從鼻孔裡噴唱着怪聲怪氣的腔調：

「不上地——不下田，

一年少不了吃和穿。

家裡不用養老婆，年輕的小姑娘，就喜歡，我這光積汗。

六成底歌聲，越唱越高了，宏亮粗壯的嗓門，在周圍環繞的亂山堆裡，轟然地反射過紊亂的回音。

「怎麼還沒到？」

「快啦！快啦！怎的頭一聽就發起急來！」六成的歌聲被大奎的話打斷了。

「我倒不是心急，我想問問究竟還有多遠。」

「你瞧！」六成指着前邊遙遠的山脚下被山霧籠罩着的建築物，朝大奎說：「只要闖過那座崗樓，前面就光剩下一條坦平的十來里的大道了。用不了一頓飯的光景，咱們就好意思啦！」

山脚下是一片狹長的平原，在周圍起伏着兩排平行的山巒。高峻的峯頭一直插進了兩邊的天空。中間一條寬闊的沙路，一直的蔓延到西方遙遠的天際。——這就是那古代時來往燕晉間的唯一的孔道了。昔日的繁榮，現在都變成了過去的陳蹟。

大道底右旁，聳立着一座

圓柱形四邊張滿了小眼睛的崗樓。崗樓底前面橫着一條一丈多寬的深溝，把這條大道攔腰截成了兩半。一座臨時搭成的吊橋放在中間，橋頭上站着兩位荷着洋槍的家貨，直挺挺地倒像是二個鐵鑄的人體，永遠朝前方凝視着。

大奎底心一步一步地緊張起來，他極力壓抑着內心的恐怖，學習着六成底模樣，走到荷洋槍的跟前，深深地鞠了一個大躬，木然的楞住了。

「良民證有？」裝成的一種生硬的語腔打荷槍的嘴口冒出來。

大奎摘下那整天價像命也似的掛在胸前扣紐上的良民証，怯生生的硬到荷槍的跟前。心裡跟着荷槍的眼睛嘩嘩咚咚的跳動着。

「作什麼幹活？」荷着洋槍的家貨仔細地端詳着大奎裝在化學夾子內的良民証，隨便地問着。

大奎越焦急越說不出話來，他心胸像一下子要爆炸了似的，全身都猛烈地顫抖着，連嘴唇都吓成了死人一般底白色。六成却在旁比手畫腳地代答道

「統統是種地幹活。」

好容易，問東問西，問了老半天，最後從頭頂一直搜索到腳跟，這才把他倆放過了草橋。

「好傢貨，真吓人！」走出二里多路，大奎纔沉住了氣，說出話來。

「怕煞！他媽的總是這一套，咱們又沒帶着煞私貨。你也太有點莫見過世面啦，問兩句話就怕成什麼似的，趕晚上歇了米，看你還嚇成煞鬼模樣！」

「那……那亮晶晶的洋槍口就被六成的笑聲壓回去了。

大奎突地有點子懊悔了，萬不該聽六成底話來幹這可怕的勾當，可是一想起那悲慘的家，由不得他又壯起了胆子，暗暗的安慰着自己。「怕？晚上黑咕隆咚的，誰還會知道？」

天偏過響午，六成就把大奎帶到了一個不知名的村莊憩下了。

因為晚上還得馱着米趕路，所以他倆胡亂地塞飽肚子，就歪倒在炕上了。

當大奎被六成喚醒的時候，屋子裡早已是黑黝黝地瞧不見東西了。

一盞棉油燈不停地在黑暗中打着顫抖，輝煌出一片直徑不滿一尺長的圓環，幽暗的燈光底邊沿上閃動着幾個模糊的腦袋。

「喂！伙計！快爬起來吧！咱們該動身啦！」

屋子底中央是一張四方方的桌子，上首的一位突地站起來，把上半截身子攢進黑暗裡去，一邊把起酒壺給大夥斟着酒，一邊朝大奎招呼着。大奎一咕嚕地爬起來，朝上首盯了一眼暗自吃了一驚：「好一個蠻大的個子！」

大奎也一屁股蹲到一邊空着的板凳上，怔怔地發呆。

「好傢貨！來吧，頂多一個人三盅酒，想多喝也不成，虧得掌櫃賞給些，要不然七塊多一斤，好傢貨！誰還喝得起！」六成對面一個短小的小伙子一壁說，一壁一仰脖子，幾乎要把酒杯也吞下他肚裡去。

「我不大能喝酒。」大奎故意地謙遜着。他已經一年多萬嘗到酒底滋味了。早先村子裡辦個紅白喜事，鄉親們總要喝幾盅兒，熱鬧一陣子，然後方才走散。可是打今年春天，小麥枯死在田裡，秋季穀子又莫能好生的下種，村子裡的人



誰還有閒錢來辦這些排場。一聞到酒底味道，雖然他底嗓子也有些怪癢癢地不大好受，可是人生面不熟的，怎好意思馬上端盅。

「不會喝？得啦！別拿腔作勢啦！」六成開了腔。

「伙計，快嘗些，咱們該動身啦！」大個子又把起了酒壺。

二盅過去，大奎底臉且子就有些熱刺刺地紅漲了。

「老李，掌櫃教今天到誰家去取貨？」六成朝對面的小個子過他那半禿的腦袋。

「還是萬益成。不過！好傢伙，掌櫃說這兩天風聲可格外的小心。好傢伙，各們萬一出個差錯，那還了得！」

「操他個娘！怕？除掉沒得吃老子才怕它三分！」當中坐看的那位大個子，猛地把拳頭輪到桌子上，飯碗和油燈都吓的哆嗦起來。

「這傢伙多雄！」大奎暗暗的炸着舌頭。

大家一放下飯碗，六成就首先開了腔：「好！各們就動身吧！」

誰也莫開口，只默默地走出門來。

外邊是一個莫有星星，莫

有月亮，昏暗的濃雲遮住了整個的天空。

西北風有力的在西邊嘶喊

「嘩！嘩！……」  
踏在砂上沈重的脚步聲，一陣緊似一陣地匆忙地走着，在黝黑的天空裡，傳佈着一片節奏的聲響，隨着寒風到處飄蕩

他們！大奎，六成，大個子和小個子。每個人底肩膀上都驮着一個沈甸甸的米袋。匆忙地一直向蜈蚣嶺崎嶇的山麓上撲來。

最前頭走着的大個子，一個莫留神，蹣跚到石頭上，跟眼險險地邁了兩步，差點兒莫跌一交，嘴裡却都魯魯地罵着：「操他個娘，多黑的天！」

大奎看樣後頭走着的小個子，抬起頭來盯着漆黑的天空，鄭重地說：「好傢伙，天可真有點子黑的古怪，我看咱們還是小心點好，他媽的，說不定今天夜裡要出煞事，掌櫃的不是說這兩天風聲……」

「得啦得啦！總是這一套，你偏要信那鬼老頭子的扯淡他才不怕咱們出個錯呢，他就怕他底米被察出來充了公。……老子偏不信他。操他個娘

的，反正是莫得吃，餓急啦還怕個鳥。就是死啦也乾淨，好在家庭又莫妻兒老小的絆着腳！」大個子莫等老李底話落下去，就搭上了嘴，那雄壯粗野的活力，一直沖破了這黑暗的夜色。

大奎底心被一種無名的恐怖襲擊着喃喃的問道：「運米難倒比強盜還犯罪？不會真的被弄死吧！」他不像是說的話，簡是在哭求別人的饒恕了。

「這年頭的事兒，誰說得準，說不定一下子被炮啦！」大奎前邊的六成，好像故意地來恫嚇他。

「好傢伙，要怕死，乾脆別吃這碗飯，蹲在家裡等着天上掉下窩頭比敘不！」大個子輕蔑地對大奎擲過一句冰冷地嘲笑。

大奎底心被痛苦和憂慮瀰漫着。他到想着拋棄一家老小，獨自個兒孤另另被炮掉的慘狀，捨兒娘倆以後的日子怎樣安排。漸漸地他底眼裡滿了悽酸。的淚珠，身體猛烈的戰慄着，肩頭上的米袋沈重的像有千斤似的，壓的他再直不起腰來。他後悔為甚麼不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



他茫然地仰起頭，  
睜視，黝黑的夜色底背  
糊地透出一大堆一團一團  
的病臉懷裡抱着他倆  
死的掙扎，一步一步  
眼前逼近了。他恐懼  
，連呼吸都發出短促  
「木！我不能喘  
着她們都餓死，我  
爲活命來幹下去！  
生的渴望在他底胸  
烈的火燄。  
風依然暴燥嘶  
裂開了巨嘴，要一  
這些渺小动物捲進  
蕩。  
誰也不願開  
垂着腦袋，小心  
着前邊的道路，  
，沈默中，寒冷  
刺得心慌。  
。闖過了一  
一帶接連不斷  
們底去路。峰  
壓斃然聳立在  
直接連着昏  
下弦的殘月也偷偷  
地從濃雲底背後探出半壁冰冷  
慘白的面孔。但終久禁不住凜  
凜的寒風，忙又縮回頭去，再  
不敢輕易的窺探了。

大個子嘶喘着把米袋扔到  
一塊石頭上，用袖子抹着滿臉  
的汗水。大奎也放下了米，呆  
呆的瞅着前邊走不盡的漆黑的  
路程。  
「操他個娘，只要咱們能  
闖過這座吃人的蜈蚣嶺，就算  
平安無事啦！」大個子指着前  
頭巍然的山嶺，拍大奎底肩膀  
。「好像貨，我總覺得天黑  
的古怪，我看還是趕緊爬過去  
，省得弄出差錯來！」小個子  
不等大說話就搶着搭了腔。  
「咱們整天價闖來闖去的  
，見過屌，像這樣漆黑的大風  
天，誰還肯攢出來！」六成安  
懣大夥不能安寧的心。  
「他個娘們的，他們越  
是這樣的怪天氣，他們越不肯  
輕易的撒手。」大個子憤憤地  
說。  
風像一位虐疾的患者，漸  
漸地降低了它底威力，上弦的  
月亮又悄悄地射出幽暗的光芒  
，他們忙歇起各自的米袋，放  
足了全身底力量，掙扎着爬上  
蜈蚣嶺崎嶇的山徑。  
山底半腰，昏暗的月色滲  
染出一團一團朦朧的松林。山  
徑旁的峻坡上叢生着酸棗和荆  
棘。饑餓的狼群，不斷地放出  
一聲長長哀鳴，刺耳的打斷個

後傳過來，山谷裏拖着悽慘的  
回聲。  
路越走越狹窄險惡了。右  
邊是崔嵬的懸壁，左邊緊靠着  
山徑是一條黑洞洞不見洞底  
的山谷。路盤繞着山腰曲折的  
引進深遠的黑昏裡去了。山谷  
也就一步一步的增加它底深  
度。山嶺的風格外寒冷的刺骨  
，痛刺刺刮在大奎底臉上，渾  
身悸起劇痛的寒顫。  
他們誰也不再開腔，只咧  
着大嘴呼呼地嘶喘着。脚下坎  
坷的碎石，光滑的大奎有些站  
不住腳跟。剛爬過半山腰，腿  
就有些發軟，腰也酸溜溜板不  
起來了。這時候他什麼也不再  
想了，伏下腰去努力和艱難掙  
扎着。  
大個子攪到前邊十來丈遠  
的光景，紮住了腳，朝大伙招  
呼一聲：「喂！伙計吃勁啊！  
再有五六里路就可以達到山脊  
了。」  
盤過山腰，遠遠地就可以  
望見一座孤傲聳立的崗樓，在  
一片漆黑的夜色中，從四圍圍  
的窟窿裡噴出一縷一縷的燈光  
。——猙獰的簡直像一匹千眼  
的怪獸。  
「瞧！那吃人的東西，殘  
山陰的眼他睛攪娘，只要咱們

悄不聲地闖過去，天大事也算  
平安了！」大個子突然又紮住  
了，用手指着山邊的崗樓，狠  
狠詛着咒。  
大奎底心被劇烈的恐怖襲  
擊着，衝撞的像一下事要跳出  
他的底胸膛。神經質的壓擊着  
，他惶惑地正過頭來，閉住眼  
睛；連呼吸都壓抑的不敢放出  
聲息。他下意識的想着：它終  
久是要吞食了他底生命的。  
他覺着有一羣惡鬼在糾纏  
着他們，從崗樓的窟窿裡向他  
們伸出巨大的魔掌，來把他  
們撕個粉碎，他不住的禱告：  
「老天爺保佑，教我們平安的  
闖過去吧！」  
他用力地咬着牙關，拚命  
的加重了他的脚步。爲了生存  
的欲望做着勇敢的搏鬥。  
風底威力越來越低沈了，  
月亮又從雲彩的縫隙裡洩出幽  
暗的光輝。大地像一般的靜謐  
。除掉他們踏在亂石上出撞着  
響聲外，四下裡再莫有一點聲  
息了。  
「糟糕！快爬下身子！對  
山有人！」突地大個子停止進  
行，身子緊緊地貼在石壁上，  
低沈而急促的嘶喊着。跟着他  
話底尾巴，一聲清脆的婆厲的  
槍聲從對面山腰裡掠過來，山

拖長了它尖銳的怪叫。——這殘酷的巨掌，霎時撕碎他們底靈魂。

「怦！怦！」緊跟着又是兩聲震得耳鼓發聾的山響，衝着他們的頭頂射來，在附近的岩石上爆炸着，巨大的石塊衝撞滾下了峻坑，沈進黝黑的山谷。

「快！趕快繞過山脊，就不會被瞧見了！」大個子瘋狂的吆喝着。他像猴子一般沿着山壁潛行着。六成和小個子也躍過大牽前面，黑暗中消失了他們的踪跡。

大牽惶懼地四顧着，除掉漆黑的山嶺，漆黑的澗谷和漆黑的山徑，再不見一點光明的影子了，他恐怖地戰慄着，拚命地拖着他那兩條無力的腿，它却失掉了主宰一步也挪移不動了。他腦海裡昏眩地幻想着那將要到的厄運，他會被捆進了那可怕的崗樓，一把把雪亮的刺刀插進了他底胸膛，一支支烏黑洋槍，對準着他底腦袋，他悲慘悽悽地喊着：

「饒了我吧！我不能死！我還一有老婆！孩子靠着我不養活！」

突地，亮晶晶的刺刀和洋槍在他底眼前消失了。他彷彿

回到了自己的家，大牽瘦半歪在枕頭上，抱着她那枯瘦得只賸下一把骨頭的拴兒，期待着大牽歸回，好挽救這將要餓死的孩子，可是拴兒的哭聲却一陣低沈而微弱了。

「拴兒！拴兒！你不會再餓死了，你看我帶來的米。我已經尋獲到一條生路。」他噩夢般瘋狂的喊叫着。

「怦怦！」又閃過一陣緊密的槍聲，整個的山谷都猛烈地哆嗦着。大牽突然覺着發熱的東西穿透他底胸膛，他痛苦的蹣跚的用手捫住胸脯，掙扎着踉蹌的跟斜了兩步。

「完啦！一切都完啦！我——他急促喘呼着，覺着眼前一陣昏黑，兩腿一軟，猝然地跌倒了。隨着沈甸甸的米袋一齊滾下了險峻的山坡，永遠沈到漆黑的谷底。一陣悽慘的哀鳴和着石地衝撞的爆聲，響徹雲霄。一切都沈寂了，大地又恢復了它死一般靜謐。

月亮匆忙的鑽進烏雲的深處，永不敢探出頭。這時候，到處變成了一團漆黑。靜謐中只有洞底的泉水獨自嗚咽的流着。

子石門

### 致古都友人

穆穆

細雨伴我寂寞之心曲奏起孤燈陪我與你低語

數千里的子夜隔絕不了我們一片癡情

該數清異鄉人的足音

憑狂風暴雨之吹打

記熟這暗風之面孔

忍受這暗風之撫摸

誰肯苦歌一聲傷心淚

當納喊的嗓子疲倦了

無聲中說着一句「勝利」

兩人重逢時已龍鐘老態

愛憎

菲力

我愛我的理想；

我憎我的生命；

我千葉老屋裏

### 雁

周章

春風帶來蓬勃的生命

秋雲載走疲倦的身影

生活的長鞭

驅策着牠們

北飛南歸

南歸又北飛的這群

柔弱多驚的心

晝夜提防着

持有獵槍與羅網的敵人

把匆匆地一生

攆趕萬里途程

雁乃

苦啊苦啊地

哭傷了悲秋者的心

### 五月槐

金健

是誰撒遍滿街香？

燦紅少女底臉膛！

已竟五月，怎麼？

庭前槐樹，結了霜！

黃昏，一隻狗，

臥在槐樹根下，打牠牠不走！

五月槐，醉戀的芳香！

折一枝給妳，醉醉心房！

詩史

馬嵬的哀歌

個人新詩推薦之十九

田燕

華清有舊夢凋殘了，  
 遠方大霧的鳴喊了，  
 愛傷的風沙揚滿天，  
 看遠報說：兵起造反！  
 邊安的山起兵起造反！  
 黃河的水波映起白光！  
 潼關的虎踞稱天險！  
 黃昏的角聲滿天，  
 喊殺的聲震破泥土，  
 熱血灑在泥中，  
 渣染了點紫斑，  
 守城的軍士敗了，  
 擒住了哥舒翰，  
 逃命的兒郎滿野，  
 誰願死的命為私人的江山！

宮中失去了昔日的豪華，  
 雕棟畫樑掛着垂死的沒落，  
 霓裳羽衣再到何處去歌舞？  
 蕭條的巷里聽不到一點聲，  
 音！  
 國忠相對的痛哭也遲了，  
 百官相對的痛哭也遲了，  
 滄茫的黑夜患了失眠，  
 宮中的更漏敲了冷落，  
 禁軍守了垂死的期待，  
 為誰守了垂死的期待，  
 聖上遠行了呢？  
 長門鎖住了宮娥的悲哀！

你可嘗到人世奚落的滋味  
 胡餅糲飯塞滿了腸胃，  
 魚肉膏腴的忠言，  
 叩馬的忠言，  
 點點傷心淚，  
 落地如碎了夢中的時光。

流亡了一個縣城，  
 每半個寒星，  
 夜半閃着冷笑？  
 喚人是行囊，  
 喚人是行囊，  
 喚人是行囊，  
 吹起的是黑夜，  
 吹起的是黑夜，  
 吹起的是黑夜，  
 而幸中的福相子盡了！  
 宮中的叩禮何處去了？

饑餓的壓在中，  
 忍耐的壓在中，  
 兵士的壓在中，  
 無語的壓在中，  
 握起掌中的兵刃！

城垣聽馬的嘶號，  
 遠近胡虜人，  
 槍頭的樹葉，  
 槍頭的樹葉，  
 槍頭的樹葉，  
 人頭的心沉，  
 人頭的心沉，  
 人頭的心沉，

與人的祈求，  
 沈默的祈求，  
 含無限的沉痛，  
 含無限的沉痛，  
 含無限的沉痛，  
 可憐的罪嗎？  
 可憐的罪嗎？  
 可憐的罪嗎？

染紅了階前的庭草，  
 為的是甚麼？  
 斬不斷的舊情，  
 都是軍士的殘忍嗎？  
 怨恨的綺夢成幻了，  
 擊碎了幸福的憧憬！

昔日的寵兒，  
 變做今日的叛徒，  
 馬嵬的一顆顆淚珠，  
 抖落了白綾的心碎！  
 三尺白綾的心碎！  
 誰想到三千寵愛在一身，  
 零落了的海棠花，  
 委身於馬嵬的泥土中！

恨望愛恨的積憤，  
 看山雲堆積，  
 垂心了首，  
 垂心了首，  
 垂心了首，  
 傷心的宮院開了，  
 年年的花落了，  
 馬嵬的粉黛，  
 消殞了粉黛的娟影，  
 奈何無地之期，  
 有人悄悄吟着，  
 恨綿綿無絕期！

卿前命明皇遺官，  
 卿前命明皇遺官，  
 卿前命明皇遺官，  
 上三軍士請斬貴妃，  
 上三軍士請斬貴妃，  
 上三軍士請斬貴妃，

## 一、光與影

時間爲手持着了；  
天邊無獨月，有星群  
是光？抑是影？  
只待一聲鷄鳴。

太陽有光亦有影，  
鷄鳴吞沒滿天星  
水是天；天如水  
太陽在水面撒滿星。

水上有燈光，  
是月亮；也是星。  
探求光與影，  
有人用眼睛。

## 二、行前贈友

莫將無聊的狂喊，  
當做偉大的哮喘。

歌唱不行志，  
怨天并尤人。

不想自己惜記憶，  
珍貴夢中之歲月。

無數年華遂似  
落花寄流水，  
枯葉隨風颺去。

你永遠待春雷，  
驚醒若干白日夢，  
在夜路上馳騁，  
舉一盞無燭燈。  
誰知大地已青。

## 三、雨後

你應在白天歌頌太陽，  
在夜晚詠那盞永明燈。  
（當燭心開花朵……）  
撒下無數記憶及夢。

雨後風微微地吹皺一池水，  
輕輕地似隨着微笑之愛摸。  
也吹掉了青葉上若干水珠，  
落地無聲如片羽隨風飄去。

遂有人望空嘆息了，  
藍天上托無數記憶，  
與白雲，飄起處悠悠的，  
變幻出無數光怪陸離。

剎時有風吹開白雲朵朵，  
太陽即放射出些許金星，  
光明化世界如一色，  
（無過去；亦無未來。）  
乃有人驀地睜開眼睛。

## 四、夜行

古道上黃昏中面前窄窄的棧道，  
像一個夢；夢中人獨語長嘆呀呀。  
山中有傳說中之幽靈逐恨天時已晚，  
欲罷不能；但急急奔馳向前行……

前面樹林中或藏有若干魅鬼，  
路旁怪石峭拔宛如無數魍魎。  
驀地一陣冷風挾來無限淒涼，  
也使人魄散魂飛盪……

眼望片片黑影，  
冷汗自頸額流下。  
道傍亦有小溪流，  
從何來至何而止？  
直云生活生活……  
猛然一聲獸吼。

頭頂着滿天星斗光，  
足下踏着無限荒涼。  
腦中起伏如波之幻想，  
面前有黑暗而無燈光。

古道中（月）光下無盡的窄道，  
像一個夢；夢中人脚下踏着嘆息。  
山中無棲雲；且天時已晚，  
欲罷不能；但低頭急馳向前行。

## 五、幽居

每日在畫中，  
秋水靜默的，  
如出匣鏡子。  
一片白雲悠悠，  
寄遐想於天外。

# 羊舌草

個人新詩推薦之二十 宇文古易

# 筆

曹原

當我又提起筆來的時候，我的心不能不有所戰慄了。於是我很想把它投擲出去，讓它離開我，或者也許可以使我安然了，然而我沒有這個勇氣，我總是放不下它。

我憎恨人類有文化，由結繩記事而至創造了這些文字而產生了這些許多的文字，然而竟管文字不同，可是人類的共鳴那是沒有兩個的，永遠讓這同一的情緒而維繫了整個的人類。

然而我珍愛着我的筆，它伴隨着我很久了，尤其它是曉得我的心，它順從着我而表達我的話，當我憂思陰沉的時候，它能寫出我的辛酸，當我的思潮要湧流的時候，它也會在紙片上飛騰，甚至於說我不能和它分開了，它給我幸福和快樂不管是在深夜或是失眠，它總是握住我的手，它聽我的指揮而來活動了。可是如今它給我帶來無限苦痛了，於是我毅然地想把它丟掉，等到我舉起來的時候，我才清醒過來，不能，我不能輕易地把它拋棄；我不能茫然地把它投擲到個不知去向的地方，所以，我還緊握着它。

可是，我會經過一篇很抽象的東西，這篇東西內容所要暗示的也正是一個自己不認識自己的人，我自己首先標明是「一個不認識我的人」，在中間我把一個人分成兩個，那也就是我們曉得的「肉體」和「靈魂」，這兩個東西常是背馳而行，於是我想給它一個本質，這個本質也就是人的本形，所以以「肉體」為人身，以「靈魂」為身影，並且加給別名為「我」。也許有人覺得奇異，人本是不可分的，然而我們常人多半還是不認識這個「我」，如果你不相信，我想你是太不虛心了。結果我是失敗了，我沒有機會把它完成，終于還使旁人誤解我是有意地諷刺着某一個

人，甚至不允許我有解釋，於是就這樣我也無法剖析了。人總多半喜愛把美的東西加在自己的頭上，有了這種堂皇的裝飾似乎就可以提高人的身價。不過，有時候因為神經過敏而至于誤解了，所以我也可以說這種人正是不認識自己的「小我」，同時也沒想到在「小我」之外還有一「大我」。魯迅寫「阿Q正傳

」，有人懷疑他，巴金寫激流的「家」「春」「秋」，也有人說他的自描，這種例子實在不勝枚舉，我們都曉得所謂典型人物，這種人不必一定有，可是他的個性和行為都是我們常見的，所以我們看來就覺得生動活現，甚至於說在那裡我們也發現出與我們相合的地方來，可是我們並不能誤會到作者向我放冷箭，因為作者如利用文字來做他的殺人利器，那麼我們真應該把這支筆拋出去了。

如今，我雖然因為這支筆給我帶來不幸，可是我有點感覺出我的筆還不能描畫我的心，我所寫出來的往往是過于無力了，然而我並不能因為我的失敗而投擲了我的筆，我依然要它伴守着我，永遠不能離開我，這樣在我的內心裡或者也許稍堪告慰，就是誤解我的人怕終也有一天能認識了我，我現在不能再向他來解釋，甚至也無從來解釋了。

於是我把我的筆緊握着再提起來。

# 訪

南宮普

的流雲。

朝陽塗着夢的光彩，胭脂淚染紅了春日雲雀在天空中翱翔着，從舒卷的白雲間

流下一串玲瓏的曲子。穿梭似的乳燕，輕吟着淪淪的歌調。

我懷着一支欣愉的心情，踏着清晨的春標去拜訪故人的幽居。輕叩久以不曾光顧的門扉，昔日的人語不再聞了。

蜘蛛在房前的每個角落安上了家，塵封起了一個舊日的美

夢。為了重溫我們往昔的感情，小屋的四週，我是一個巡禮者。南簷下擲有一盆殘衰的野藍菊，凋萎的花瓣，飄茵滿地。

但是，如今這花的主人呢？莫非做了陽關徵途上的一員健將嗎？

「唉！花的同運命者啊！」我輕輕地畫下息了。

# 魚

哀之

對於魚的生活，好像生來就很感到興趣。記得幼小時，就有過自己爬到魚缸上面去看金魚，因而落水，險些淹死的事。在小學的作文裡面，曾經寫過這樣的話：「衷心裡面真渴望自己是一條小魚。或是春風吹過了水面，或是秋水蕩漾了湖心的時候，在明澈的清水裡，忽上忽下的跳躍幾遭，那是多麼寫意的生活呀！」

然而，幼年的心中却帶有天然的險惡性子，那時，一面愛慕着魚兒的生活，一面又幸災樂禍的喜歡看瞪着眼，張着嘴，希冀着找着最後一滴水的垂死的魚。

在太液池畔，曾經在靜靜的釣者身邊癡立，留戀着不忍離去，每當釣者把魚竿抽起，釣鉤上刺着一尾掙扎着的小鯽魚時，幼稚的心中就會充滿了歡快，甚至替人家鼓起掌來。

後來，年歲大了些，從電影上，戲劇上和書本上知道了更多的人類對待魚類的方法：曾經稱讚過南方人把河水攪起一段，把水放乾，連半寸長的小魚也一網打盡的方法巧妙；也曾經景仰過「父母打魚在河下」的那種瀟灑的氣概。

又其後，受了一小蠅的回家一等文章的影響，對於幼時的那種可鄙的心理，終於起了懺悔。翻開前年的日記，上面寫着這麼一段：「人類真是偉大的殺戮者，他們對於能夠高聲哀鳴，用力反抗的動物，甚至他們的同類，都會毫不動情的殺死，又何況是弱小的魚呢？把魚從它們所必需的「水」裡面撈出來，用力把它們身上的鱗甲一片片的剝下，它們除去把尾巴向砧板上拍兩下之外，連哀求或申訴一聲都不會有的死去了，人們還要毫不覺動的把它們吃下去，這真是人類的耻辱。」

昨天，在中南海裡，看見一個黑衣黑褲的人，拿着一支五股釣竿，正正浮在水面上的大魚描着準。他身旁還有一群旁觀者。

我一面暗騰着那條魚能夠立刻沉下，一面把眼光移向對岸的一帶疎林上。然而，差不多就在同時，身旁便浮起了一陣笑聲。

原來是又魚的人拋出去的漁叉已經收回來了，又上又着的不作爲他的目的物的那條大黑魚，而却是一條小小的鯽魚，這條可憐不幸的小魚的嬌小的身子已經被那寬大的叉鋒刺碎了，鮮紅的肉翻到身體外面來。

這該是多麼悲慘的一件事情呀！而旁觀的人們却都高興的笑了。

人類就應該作這樣的偉大的殺戮者麼？——不，不，這是人類的耻辱！

# 夜

歌帆

當夜之圍籠罩了大地以後，這便是黑暗的領域了。

黑暗的夜之領域，是神秘，是恐懼，因為在人類中許多罪惡的事情，錯誤的行爲都會在夜裡發生。但，有光明就有黑暗，有白天就有夜晚，這是當然的事情。白天是人，夜晚也許是獸，一隻魔鬼。是社會制度把人類造成的這種雙重的性格。

夜的黑暗對於我是一個絕大有吸引與誘惑力的東西。思考在白天是不會有系統的出現，靈感是不會在白天突然的降臨。同時，當白天所感受人類間的侮辱，嘲罵，摩擦……是只有向夜之神去求得安慰。

午夜中的漫步，是多年取得精神安慰的方式了，灰城中的夜景，我幾乎是踏遍了九城，而今的島上仍在尋覓着，整個的海濱，漫長江蘇路上，這里都是有着無人生的寶藏。

在這里我發現了我自己，發現了我純潔的原始人生，是另一個靈魂的再現，忘掉了我白天的環境遭遇，這短暫的，剎那的，不知道是快樂或是痛苦！僅僅是出現於本能的，感情的，發現了自己馬上又忘掉了自己。尋求中隨即又向着上帝懺悔。

夜，對於我是有着無限的吸引力的，拋開了白天人類的環境中夜是真正的自我，我在追尋些什麼呢？

于青島。

# 突變

(下)

李磊

照着一張堆皺折的慘白老臉上，立清立刻認出是他老爹了。

「二大爺！這怎麼着？俺爹！」

他聲音顫抖着，兩三步從掩門的老人背後搶了過去。

立清再細看他爹時，他驚駭得怔怔的，衰病的老人在一牀飛出棉絮的舊被子裏活像彎彎的一根柴；脖下露出一縷縷的鬆皮，緊連乾癟的頸，那像個乾胡蘿蔔；眼睛緊緊地閉着，已經是深深陷在灰黑眼皮底下去了！兩隻挖下去腮極慢一下一下牽動着嘴角。這同時，鼻孔便也略略翕動，那雙喉間凸出的像雞膝一樣的喉頭也鼓動起來。

立清是爲着這垂死的老父感動得忘了現實，他在床前木木地站着。

「立清啊！你來得還巧呵！」那站在他背後的老鄉輕輕地說。

「你能看見你爹，這好哇！你也能給你爹出口氣！」老人的口氣有些傷感和怨憤。「立清！你還有小女兒呢！咳！」老人的話激動了立清的神智：「噢！

噢！二大爺！」他從怔忡走入沉思裏。「您老說給俺聽：是怎麼檔子事？」

「立清！唉！你兩年多不回來看看！」

「老人輕輕喘了口氣。告訴了他這兩年間祖孫是怎樣過活的：老人整天咳嗽着還強出去檢個糞的，小姑娘呢，十四五的年紀便也擠兌得到膏店裏給人燒烟。可是，他們竟吃不了兩頓飽飯，衞裏捐的錢也不夠還賬的！」

「唉！你不是坑你爹麼！無依無靠的！唉！不是麼，你衞裏捐的錢統統全叫老祥記扣下了！過後又跟王村長借了筆二十四塊的印子，這才老賬續新賬；唉！俺說——」老鄉鄰中止了他的話，深深的嘆了口氣。

「你，你臨走那過兒，不是給王大爺立了字據嗎？說是一年償清。可你走了！人家的管家三天一過，兩天一過地逼着你爹，唉！你不是坑了你爹了麼。你看，這光景！唉！唉！」老鄉鄰在傷着感。

立清是緊緊靠着土炕，臉上呆呆的沒

有一絲表情。他本來想算一算寄錢的數目，但腦子裏茫亂得沒一點頭緒。他回過頭看一看老爹，那爲病苦征服的形體不動一下，細弱的氣息好像示給兒子：已是不能貪戀這世界了。

「立清！你坑了你爹！你坑了你女兒了！」

這句子似乎割着立清的心，他血液滾騰一陣，又復停滯一陣。

「立清：前三天晚上！就有這時光。」老鄉鄰把一隻呆瞪的目光注射在中年人的面上：「你們的賬主，弄了十幾個小子！唉！把你的家給毀了！」

老鄰人語聲滯塞得像嗚咽，他慢吞吞地吐出這像不好開口的句子。

「噢！二大爺！」立清像有誰在他頸上澆了盆涼水，他立刻清醒了。「給毀了！那麼俺的秀兒呢？」

「唉！俺也不埋怨你啦！那是她的命啊！」

老鄰人的話啓示給他信念的喪失。立



清放過在女兒身上的一些希望重新像電一樣閃了一下：一個溫柔可愛的女孩子，十三歲就學會了縫紉，學會了磨小米，貼餅子……如果再過三年五年的，聘給一戶新人家，老了也有點依靠……但，這雲間的追憶隨着老人的話而消失了。

「啊？」他大張了嘴：「命？二大爺！」

「立清！告訴你！一憤怒一樣激動了老人的血。一告訴你：他們，不是人養的……他們，狠心狗肺的雜種們！你的孩子給他們賣了！」

這末一句激動着立清的心，使他跳起來。

「啊？這是她的命嗎？」

茅屋裏的空間死一樣地嚴肅，外面西北風猛烈地吼着，不時從薄薄的泥牆裏透過尖冷的空氣。夜，深深掩埋了世上所有的飢荒，困苦，不平……

### (三)

夜，給一些罪惡敷了層黑影，替他們輕輕地結束了犧牲者的性命。

立清整夜是埋在了哀慟和悲憤的情緒裏，連那張二大爺也陪着傷感着人世和命運。

後來，他老爹鐵青的瘦臉上已經沒有一絲表情，也幾乎失掉了微弱的氣息。他

用手試了試老人的枯手，已是冷得像變死雞爪子。

「爹！爹！」他緩緩落下淚來，把自己消盡燥汗的冰涼的臉偎在老人胸前。他是引入良善的意識裏：他覺到老爹的可憐生命和自己撇掉老小的深重過失。

「老天爺呀！全是俺一個人的罪過！」他仰起了臉對着老隣人，濕漉漉的兩眼凝視着。

「唉！全是命麼！」老鄉鄰眼裏也含有兩泡淚。這老人本來是給立清籌劃着怎樣尋找孩子和怎樣喊冤告狀的，但他那堅強的意志也會被悽慘的景象感動着。

外面不會停歇一下的風聲裏，傳來群鴉的咕噪，造成清晨中調和的淒寂。

### (四)

立清跨出了草棚子的時候，東空的日頭已經升起老高，他孤獨地踏着荒涼的村郊，小王家村的一些廢傾的草房和田野再引不起他「衣錦歸鄉」的感覺。

老鄉鄰給他出的主意支持着他最後的一線希望：他想到大王家村搜尋他的孩子。急灼和憤怒使他步履豪健起來。

來到大王家村的橫街後，立清第一個便撞進了一家變成老店，但人家似乎看出他那攫奪什麼的眼色。「嘿！腳的當子啦！一個沙啞的嗓音告訴他。陰暗小屋裏

籠罩着滿屋的烟氣，他着力地查看，在炕上擠滿了歪着身子的人群裏，雖然有兩個女人，但是二三十歲瘦瘦的娘們兒。

在立清記憶裏，這條橫街是他們全王家村裏最熱鬧的地方：每隔過七天，村裏村外的人家，有點麼收成或是打縣裏弄來點麼貨品，就都要到這來趕集。一入臘月，周家店兒，韓家台兒，各處就陸續來到這趕買賣。要是像這大年根兒底下麼，早熱鬧得插不了脚咧。可是，自從立清一死了老婆，經起了家月，這年成可就越來越不濟了。

他無目的地走着，邊察看周遭的一切：連一個賣麼的冷攤都沒有，一些個泥牆都塌了，擠得歪歪斜斜的莊戶，門前死寂得連隻豬都沒有啦。

終於，他走進那熟諳的吳家老店。他正在詫異着這種地方的買賣興隆，一個女人遞來一份盤子，跟手躺在他對面。

「你這村兒裏新買賣可不少呢！纔問你！」他用右手支着頰：「都是弄人兒的嗎？——還有麼地界兒有小孩子？」

那女人正在呼嚕呼嚕地吸着，「喇」地笑出了聲來；告訴他新買賣也不敢說只知道街後邊有下處。

「大嫂子！那村長王大爺！噢！他不

弄！」

那媳婦不等他說完，便一擦他剛放在嘴邊的傢伙，「告訴你！少說閑話吧！」說着她扭過身子附在立清耳邊：「這炕上都是人家的人，哪天屋裏全是他們這夥子！」

後來她又告訴他這群人整天裏橫行霸道，無所不為；在這裏攪着，末了捨不得掬一點油水。同時，她向這生客人瞟過一眼，淺淺地笑着：「您老可帶來照照哪！」

立清看這娘兒們在烟霧裏隱埋了身子，他繼續着渺茫的希望。他一想到王村長，夜兒個要拚命的勇氣消得一幹二淨。他記起了人家手眼通天，讓他連他家的腿子都不敢惹一下。這當兒，那件給公館裏二管家到村裏報戶籍的事，在他心中也行懸了空：他有些胆怯，懦懦不願拈惹他。

「這孩子叫他們白白毀了！」他把手中的傢伙丟在木炕上，「找？找麼呀！簡直是上縣裏去告他們！」

立清招呼着夥計算了賬，便走出這個店房。他站在門口外邊，影子在地上快縮到腳跟了。

「大姐大姐煞着，過年就下窩子！下窩子有人疼，賽過家裏縫破窮！下窩子有錢兒花，賽過開窩檢棉花！」

兩三個半大小夥子打一條小胡同鑽了出來，笑着唱這合轍的詞兒。

立清望了望那小巷，不自主地鑽了進去。

他一個人在那亂撞着，經過一片片掩了柵欄板兒的矮小的屋子；記憶裏告訴他這裏都是賣那個的。連地界兒的名子都重新喚起：紅水溝子。

他隔着木柵欄向毗連着的一間間的草屋子裏看去：好似在攪尋什麼。但每一個屋子像停喪一樣的沉寂，裏邊難找到一個帶活氣的人。有的是莊鄉娘們，不抬頭地縫什樣；有的是個紮着紅辮總或留齊眉髮的閨女，畏縮在牆角。

當他每次看見帶辮子的孩子時，他心跳得登登的；他貪婪地注視，仔細看她們的身材，頭髮，手脚，更耐心等待着她們們抬起來的面孔。

經驗告訴他！家鄉裏的暗門子不到夜晚是不開門的，整天是鎖在屋裏，連看管他們的夥計都用不着。立清幾次查看，他失望了：那裏沒有他親生女兒。

「大秀兒！爹回來了呢！妳！」他在叨念着，低垂了頭從小胡同兒擠了出來。一羣孩子亂嚷亂唱地拿着木刀打鬧着

「越活越有勁兒咧！」

小夥子不耕地兒咧！」

越活越有勁兒咧！」

小媳婦不牽驢兒咧！」

「唔！俺黃天霸！待俺捉拿你也！」

立清像從監獄提出來的判決了死刑的罪犯。當他面對那王村長開的勝記糧店時，他不願多瞅一眼，便沮喪着走上昨晚來的時的徑路。

### (五)

差不多又是昨天驟車在下鄉大道上的時光了。

可是，像那時幻想着美好情境，這隔一夜便夢一樣地消逝了。——現實變異得像由生活間到死亡。

立清走出了王家村，荒寂的徑路使他感到痠傷的威脅，天空的陰雲和刮動着的冷風都似在凌蝕他的心神。

他感到自己的懦弱和墮落，有時更覺自己血液的酷冷。

他一陣想到從前人口完聚的家，一陣又想到自己生命的驟變。

可是，當又記起癡好斷了氣的老爹的光景，他從沮喪裏又行尋出氣性來。那傷心的淚珠會啓示給他人類的不平，會叫他鼓動着自己的人性啊！」



幾乎栽倒在門口。他像一隻臨風蠟燭的火燄，到與致很高，語聲於一個廢物的人，像是在他耳邊敲着瓷瓶；聽着起了清快溫暢的感。

立清叫了聲二大爺，把身子擡在昨夜幹着老爹的土炕上。這不給咱鄉民出氣了麼！你走過一個時辰，咱村裏出了活半輩子的立清，這事兒……老人像沒看見立清面上的神色，不然，他不能當着那麼愁苦顏色的前面，這樣吐露自己內心的愉快。

「這事兒，遠遠避近，大王村，小王村，韓家台，周家店……」立清聽了不痛快！立清在昏覺裏爲老人的鼓舞情形也會啓示個欣快意識。

「二大爺！您老說啊！叫俺也痛快痛快！」

「俺初不想你不知道。你的仇家犯了案了！讓縣裏抓了，七八個強盜都帶了手鐐子！你說：這不是百年不遇的新事麼奇？」老人燃上了手裏的煙袋鍋。……「俺這袋煙還是前六七天裝的咧！呵……」

「啊！俺仇家？那是王村長？」立清大張了嘴仔細聽着，不由脫口叫出。

「可就這樣不趁你的願！」老人吐出了口濃煙，把兩隻眼角在笑出許多皺紋的老眼看着中年人：「立清！那喪盡天良的王村長被抓去，說是聽去風，早跑了！」

「噢！跑了！可天爺還瞞眼呢！怎麼單叫他跑了？」立清急急的。可俺大

秀兒可有下落？」

「下落是哪有啊！」老人些阻着：「可，這害人的地界兒算剷除咧！——就是那大興公司啊！」

「大興公司！」這使立清像開了什麼砂藥，他精神陡然振作起來：「大興公司？」

「可不，你是不知道哇！」老人吸了口煙。「俺不是說給你麼？他娘的公司，夥同着那些『雜霸地』專給碼頭上走婦女！」

「給大興公司弄出麼來啦？」

「反正入賊不是在這兒起去的；聽說前兒裏黑夜在衛裏碼頭盤問着的，正要上船麼，可露了風咧……」

「噢！俺說給公司裏嚙抓着人嗎？」

「一個胖子！」

「可熊得厲害，聽說還是打衛裏來的！」

「打衛裏來的？」立清斷定了自己想挽回事實的幻念是個泡影。

「你不知道，咱們村兒裏早就往外走大閩女小媳婦的……這大興公司給往外選！」不是嗎？這胖子就是那麼一個傢伙！」

老人狠狠叩了叩煙袋，又重新裝了一鍋。

「簡直是毀人爐啊！那裏頭還做紅丸兒白面兒！那逮着的胖子還想運到衛裏去呢！」

立清半響是陷在深思裏：在縣衙門前頭二管家被人打罵的情景，和在城外大道

上遇見馬隊的情景，一幕幕地映在他眼前了。

「可，這一下子可有天理了！就是俺老實老頭子也得罵他兩句鬆快街！你說——大王村，小王村，韓家台，周家店……」

老鄉們全看開熱子來咧！嚙人不痛快！年輕氣性大的真過去抽去！他娘的！」

立清默默地聽着老人興奮的談話。像經過一場噩夢轉醒的樣子：家的毀滅，老爹叫人逼死，親生閨女給人賣掉……這一切都成了清楚而新鮮的烙印，在他腦筋裏。

他的熱血又行澎湃起來，而對於他那二管家，驀然在他心中從「主人成了仇敵」的地位。

當他聽到老人講到這事件是怎樣快人心，他振奮得喊叫起來：「俺長了兩隻瞎窟窿！俺斷送了老爹和親生閨女！俺還給他們使喚着！俺嚙心咧！俺白活咧！」

後來他告訴了老鄉鄰這從衛裏來的人販子正是他服役的公館裏的二管家。

「二大爺！俺真像做了一場夢！就連這二年也是一個夢！俺如今才明白人間的醜惡，表面上是捨藥捨材的活菩薩，背地裏却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俺，這二年俺瞎了心的竟圖舒坦啦！俺過的全是迷糊日子！」

立清理智極清地說出他從來不會說的話。他於過去苟安的生活上有所認識，他了解了個人的生命。

「呵！呵！呵！立清！呵！呵！呵！俺的老天！」老鄉隣張二大爺蒼老的臉上，在油燈下也照出一層深刻的笑容。

前任 信誼 藥廠 總經理 何子康藥師監製

極星牌 參茸賜保命 補針丸

中國科學界之偉大貢獻

藥學專家何子康藥師為我國研究賜保命製劑之先進者早有出品供  
 獻社會積十年之經驗最近製成全激素臟器補劑命其名曰「極  
 星牌參茸賜保命」乃多種賜保命之結晶其化學方式為「  
 100%」功效之偉大 迥非市上僅以單丸提汁者所能企  
 及也

參茸賜保命「神經」！腦神經衰弱 性神經衰弱 胃神經衰弱  
 參茸賜保命「婦女」！月經不調症 體虛白帶症 生育艱難症  
 參茸賜保命「戒煙」！不妨碍精神 不誘發宿疾 不復萌煙癮  
 參茸賜保命「八大表徵」  
 (一) 消化力強 (二) 食慾亢進 (三) 血色素  
 增加 (四) 赤血球增加 (五) 體重增加 (六)  
 精神活躍 (七) 動作有勁 (八) 不易傳染疾  
 病

統治

力乏疲勞 未老先衰  
 遺精陽萎 肺癆骨癆  
 發育不良 痺痿脚氣  
 腰痠背痛 目眩耳鳴  
 惡性貧血 黯淡萎黃  
 病後失調 產後體虛

藥房均售



SUNMOON SPERMIN

上海極星化學製藥廠出品



## 漫談漫畫

葛籐

蠢人發蠢想，我忽地覺得漫畫為耍狗熊式的笨拙遊戲。

某個文豪在論藝術的巨著中，悲哀他那個時候的藝術支配在色情驕傲及生活煩悶三種情感和這些情感支配下，委黃得特別可憐而太息。於此，我再着眼於生的實際，迴想自己作畫的當時，看別人的畫和詢問看過漫畫的人，我遂發了上述那末個蠢想！

嘗有描畫人以為漫畫為繪畫一分野，其輕靈敏銳佔用物質的量至少相等於文藝中之詩。如其他藝術一樣兼有宗教道德之所長，係接近真理探索宇宙之秘的崇高超越的事業。這樣說來挺對。漫畫如針砭濁世之寶鏡，描畫人以洗練輕捷的技巧，描

纖巧點線而，烘托出畫者所感到的屬於人所共同可能有的情感。或曝露諷刺，或文飾頌揚；導引出欣賞者的同感，有所感動而完成一個目的。這誠然看得出漫畫大矣之為用，畫人救世之善良好心。

可是畫人如我，喜吃肉食，喜吮啣骨髓，料畫人者非畫人者必比比皆是喜食肉：這在春夏秋冬的菜市見魚龍蝦蟹螺蚌牛羊豬兔鷄鴨鵝麻雀等可知。如是，煞風景的想法，乃油然而生。

蟹在籠屉裡噉噉以足骨抓搔竹皮，魚圓睜怪眼翻腮張嘴，不是無言的索命？尤其如「活驢肉」的，把驢蹄兒縛紮在打得結結實實的木樁上，旁邊放着口鼎沸翻滾配好香蔬佐料的湯鍋，屠人依買肉人指的那一塊細嫩肥美放進刀割下來入鍋煮熟。而後一手接錢一手交貨。對着無可奈何的驢血水從刀下處一線蜿蜒地滴滴到身底

下就着的血盆裡，撲撲發出個血泡炸裂，然後一團一團的散開。因一刀割進去一低頭再一昂頭睜張血絲纏纏的眼睛，張大嘴嚕嚕嘶嘶，而人則泰然的自呷驢肉鬃酒，咀嚼才煮熟的驢肉。這是那末個道理使人能泰然並仍對被凌遲得血肉模糊的驢之另外一部在顫慄還生着的肉而垂涎，這個道理真是難說的道理。

因這記述我連想起我自己吃鷄時：科學家與從靈方術活動的藝術宗教等等們同為美化人生，求生活美滿，曾化驗出鷄肉鷄汁對人身滋補而公諸人世。我遂秉承此旨常煮鷄湯自享，尤喜食鷄腦鷄肝，覺其綿軟香甜可口。一次，被割斷的鷄頭下猶連一段食管，因煮的火候欠到，皮勒性還大，我便雙手齊下剝之，一手握骨嘴，一手退頭皮，遂發現其半張的瞳孔放大已灰黯一了的眼，似有乞憐意味，並參入痛恨情樣在怔怔凝睇着我。我意識地揚揚眉縮縮頸輕放進鍋裡，「另」檢塊白嫩厚厚胸肉嚼嚼。立刻淡了將才過的感觸，當沒有那末回子事！似我已給與那隻半張的眼以同情憐憫。足可抵償我吃「牠」血肉保養我健康的抱歉，如此我便原諒了科學家原諒了自己而泰然了。這同情許不透澈？我沒敢深想。

自然賦與一切生命以生的機能，造製

戈止張 「客食」與「子厨」談談也

的，根一棍爲台說用 者是一些那眼到與然：好查學吃，  
也據上據爬一去最飯。前新就「捧它在吐的，會白以  
也一許，有，上大一初者然一人疾是深着隔這！什或；社致一  
正食這便了也去篇般也一而所論我恐這絕種一麼是所飯對向  
因爲一就爬種許根一難如不說：「的旁飯久戲沒：翁以者於因  
是呢是上白就據大，同容：「吃或搶搶而；也學呀一些戲賣錢也無  
「食樓的相一「的須客呢吃「白許上了斜更就會呀大威永沒子無  
客「所可聲本談，先爬？「相正的的去肩談一；！篇威沒子無  
「說能的錢到做喻上據白飯就一！瞪不向當：攻查有的開

哪我論出年示 險告會類 上俄種是兒不這也咬未可去且西便  
？咬，來的又 性示擦而 當人買廚，好是不了必口，有 望應  
那來亦；舊貼前 的：幾語然 的的主子我 吃什能下就；嗜 嗜一，看  
麼，然也帳了天。捉個；而。一「；們？麼不 去合也；嗜 嗜一，看  
還究還並，出偶 拿厥可文 壇一 高因即是 一玩 藝 貶不 以 是 不 可 有  
是竟 是沒 一 來 關 或，一 上 的 白 相 同 相 子 一 正 酸 子 出 口 主 ？ 便 可 一 的 嗅  
借我 那有 木， 國 放 嚙 觸 白 相 不 的 也， 衰 酸 或 算 ； 觀 然 的 而 吞 的 沒 覺  
題們 套引 刻 瞧 內 誌 了 犯 相 者 好， 還 而 貶， 是 來 然 的 而 吞 的 沒 覺  
寫是 舊伸 論 戰 內 誌 了 犯 相 者 好， 還 而 貶， 是 來 然 的 而 吞 的 沒 覺  
狂底 戲一 或 容 ； 這 才 也 ； 們 雖 不 可 與 此 同 樣 的 也  
因， 木 是 仍 然 才 也 ； 們 雖 不 可 與 此 同 樣 的 也  
吠爲 又 刻 理 還 是 見 一 篇 告  
的雜 在 一 論 還 是 見 一 篇 告  
叫文 一 的 一 我 清 算 去  
，而 口 正 確 看 不 去  
比雜 的 確 看 不 去

在耐了麼高 樣老私的爲了只 者提什爲提  
了新人那還等 的爺心尾白雜也經已高麼那起  
五的咽本不食於 的運們正巴口文到了就歪的力因可大的文的  
月佈喉過上客是氣；在，食作者老登的雜說了豈爲不量呢？  
號告咬舊來呢我。而爬正客者尾文：雜文我的根爲不是那而如  
的：住的呢架們。我上得了巴家的的毛一；些寓覺得人還其若  
國一案於一重 的廚；的文趨的毛一；些寓覺得人還其若  
民膠是，| 新的子然觀的毛一；些寓覺得人還其若  
雜膠是，| 新的子然觀的毛一；些寓覺得人還其若  
誌去氣得正求龍者， 一這一切台這也難意。我攻能此  
上年的騰仍存者， 一這一切台這也難意。我攻能此  
事起沒無者， 一這一切台這也難意。我攻能此  
...從把的 又擺出  
...新它又擺出  
...貼出

希望要求滿足，運用力與智，在不達目的  
的解脫前永希冀生能持續，這是金剛鑽  
的事實。但人儘可執一切自私的理由，幸  
割別個生命保養自己。這多令人毛髮悚然  
！如果換個方向：讓耗子來回串血肉模糊  
洞然的人眼眶，猴子拿着人腸子舞蹈着玩

兒，這夠多不得勁？這不過是生的滄海之  
一粟般小事，其實人與人，人與自然這  
般如此的類似或簡直相同的正不知要有多  
少。  
有文明到如今，救世者輩出賢能，有  
字有畫的紙片該有多少？但我吃肉，我更  
辦自己的，依舊故我，這不是昭然事實？

須吃也靠生命的米麥菜蔬，所以把話引回  
來，漫畫還是正像耍狗熊。人看了認以笨  
拙得可笑時，便拊掌大樂下子，即使有看  
的人竟從玩意兒以外又連想得多遠多奧妙  
，可是回過頭去，仍順應習慣的生活實際  
辦自己的，依舊故我，這不是昭然事實？

不可一概而論，當然希望挽回頹風的仁人君子也有，對於漫畫則先從譴責如今色情畫太多入手，仁人君子的描畫者有感於此，也盡可能想避免，但記得異國一位文藝者曾以為「藝術也同女人一樣的，常為時的精神的氛圍氣或是流行所包圍了」可知今之漫畫色情畫多產實在是被流行所包圍的原故，不信我們把耳朵直起來聽，任一角都蕩着：「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無可奈何式的及時享樂的歌子，這便是那個流行。描畫人生活在這種流行裡，被挑撥得心跳再加多少綜雜的矛盾的交織，而無論喜的或是不喜的，能不為情感所左右而畫出些享樂的色情畫，所以我盡想這些頹像明心跡，倒不見得是粉飾人世或希望欣賞的人按面索驥，照畫行事，對於這種流行用仁人君子之心想去，該怎末樣？我盡，我盡想而又盡想，我實在盡想不出，只覺得這種情感却是流行得這末真實有力。

可是話再往回說，亘古至今，誰個看得開色與食？誰個又不往這裡頭鑽？宋人觀念狹隘頭腦冬烘，但這些頭腦冬烘的不也對情以雙手捧來索昧平生活生生的姑娘要強行「非禮」嗎？照這多讓人眼量得慘！這且放下不說。如果果然有一個知禮之士，每天與夫人就寢之前來句「夫人有請」，夫人也來句「官人有請」，然後上床。一宵之後，知禮之士斯文地對夫人再說句「夜來多有冒犯，還望夫人海涵則個。」夫人也接上一句「官人說那話來。」這該是多末令人噁然失笑的事。然其一宵之間與對着素昧平生的姑娘強行「非禮」相並在一起是多末滑稽的遊戲似的；究其真實性為百分之百斯文的野蠻之肉慾的必也。

再着不冬烘的，也正格的盡是讓人噁噁子的事：貴女人與理髮匠，姨娘和少爺，太太和聽差的，使女和跑上房的，老媽子和

大師傅，老爺知老媽子，老爺和小姐，等等等等，攪髮難數！亂七八糟的個大大的烏烟瘴氣，你說這又是什麼道德的支系？這些人也許沒有宗教，沒有法律，沒有受聖人遺訓教誨，沒有讀過幾天書，沒有看過漫畫，也不畫漫畫。

等因奉此，食色性也。仁也君子之心的描畫人即使畫出諷刺味的色情畫，看畫人也許看得挺像春畫。這就當另作別論了。而況這當前之流行竟果使人不可自持。

亞理斯多德的悲劇論，從日常的心理經驗之立場研究藝術的影響，以為一幕悲劇能引着我們走進強烈矛盾的羈絆裡，使我們在幻覺境域中體驗到生活常態中所不易，經歷到的情趣，劇中英雄殉情，寧願趨于毀滅，能使我们從情感的通俗代中感覺到起脫，嘗到美化人生的深刻意味。我們看完這段哲者的提示該多麼大澈大悟呢？不過壞的，是普通人清楚的認出說的那是「劇」並不願為劇中人勉強自己作不自然的超脫，而又不能避開隨時皆有頻臨可能的超脫之前。於是這個哲理，就自是個哲理了。焉有摸大腿蛇樣賂腰纏着和唾鷄骨隨綿軟香甜得聽看觸聞嘗得見的那末真實。明天究竟是明天，於此人便死心眼的厚斤這個：真而真實的生活實際，越發得認為「人生能得幾回醉」對面及時享樂下子。何況的確完滿只是欲望所有的與欲望完足前間的一小剎那。其流行遂廣地流行開也。看畫人在其中，描畫人亦在其中。

濁氣上升說來說去，我還是覺得漫畫像要狗熊式的笨拙遊戲。這實在是繞不過孽子的蠢想。因為我盡想這樣看法，勿論畫人及看畫人皆省得一時對着畫從貪婪自私中擠兌出點感觸，轉過臉便吃肉食摸撫異性盡可能的猥褻，而後竟常心上斗的浮上陣子獄仄，意識不自然又挺委曲的癡變表子那末不得識，怪整拗的。



# 天津木刻者及其作品

穆 羊

事子。李培昌是個比較生疏的名  
 開始刻木刻是近一二年的  
 他還是個學生，在星期  
 餘暇的時候，到美術館一  
 習素描，到一苦幹，已經  
 習得很好，現象了。對藝術  
 虛心。性情好，對藝術總  
 麻地。剛刻木刻的時候，他  
 的印刷，拓等事，刻木刻專  
 的樣，已表示出他對木刻興  
 在一年。第一，木刻的幾次  
 參加。第一，木刻的幾次  
 巧些。最近，木刻的幾次  
 甚。最近，木刻的幾次  
 貴目。最近，木刻的幾次  
 最。最近，木刻的幾次  
 木。最近，木刻的幾次  
 狀。最近，木刻的幾次  
 實。最近，木刻的幾次  
 更。最近，木刻的幾次  
 未。最近，木刻的幾次

## 三、李培昌

利的眼光，取十字街頭的動態，若在技巧上再求熟練則未來的成就，吾人  
 實予以十分的期待了。

← 早市

培昌刻



# 實紀活生

## 理髮館裏

洛迪

又起些會換色，顯時履我髮的這的這 眠的 爲才 倒際來的  
 似一微猜了整並得也，知 館衣，髮屋 候修 了舒 頗塵的門  
 疲根的黃錯一成沒有有許在 這理去設一式子望去指近人的適上合砂  
 倦似由態比什難的漂上那師。麗都不，望路；的多展，。亂的春街  
 的煙雨由態比什難的漂上那師。麗都不，望路；的多展，。亂的春街  
 打，手那度的麼把亮你些們 的很用我身這可一，開被 像味風帶着濃  
 着自上講看綉怪了眼的不入巧 子適麼是子這椅得，不來。吹得 一叢入可厭厚  
 欠的來而地鞋怪一散模一 們，修唯姊所不，等對得 草了，有，土氣味的  
 ；抽，沒不，樣們開作下上捲着 知道內的，例她的動家修時子的眉 帶着這心。點逆風  
 她起她有過和的白來樣子海着 了相我外已動家修時子的眉 帶着這心。點逆風  
 或來也穿是那裝的環擱起由他的頭 她們講會爲在那邊 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是個不個塗飾的環擱起由他的頭 她們講會爲在那邊 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吸這整家鮮但了着那像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鴉種個齊的紅視進這像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片樣懶的少的錢來講理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煙子數衣奶窺觸，究子髮對，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的我閑飾奶丹到她的在匠話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女真的逸上之的指那髮髮上他各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人看的那的甲穿上室躡們可種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不聞那的甲穿上室躡們可種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我慣關着人，在屢，躡們可種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想，女白罷我脚着卻。當神；西花樣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一子的了馬上一爲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雖邊；指；上的塊了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然她她尖我對和頭人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我卻然有不她護紗多 不肯，理陪姊髮師 洗着短髮了；在

出漸圓的芳 子子上而裡 這很上 然用律 不看 體 柱要錢裝管  
 去漸的纖， 裡 | 的來來 麼麟看 的手， 耐那 面。 ! 時送飾不  
 ，的拿白我 這呢 | 天的因我 相到這 她支 單我的新一已 呵當式在得顧  
 吁成着的最 量，一花意了仰近孩 下些 很着看看時 燙位得！然，修很的  
 出了每手後子再張板義看身 尺向的在 意邊的一 站 的 艷了果的不頭宜只  
 一摸一指音理不蒼，了見在 那那的人街起 哩，式位起 髮的 ；真窮太髮的在  
 口副讓 | 修空看的那真可舒小 錢：我 的 是 太 坐 她 | 體 東 女 某 應 一 抹  
 。一用這指氣到臉上的 憐適小 錢：我 的 是 太 坐 她 | 體 東 女 某 應 一 抹  
 片的也甲真這，面不的的的。在 看 的 對 很， 下 的 | 面 西 子 一 該 大 得  
 ，東是女暖樣蓬幻好女 椅領 喉 道 得 的 怪 的 那 有 趣 正， 但 不 久 我 就 賦 起 來 了 ； 由 樓 窗  
 我西伸郎極的頭想拿人 靠城！ 的 上 裡 她 那 有 趣 正， 但 不 久 我 就 賦 起 來 了 ； 由 樓 窗  
 的，出細了女垢的牠的 緣被， 可 邊 趣 正， 但 不 久 我 就 賦 起 來 了 ； 由 樓 窗  
 頭這向心，入髮又來緣 故 伸 就 會 正， 但 不 久 我 就 賦 起 來 了 ； 由 樓 窗  
 在紅人的暖。、描當 故 伸 就 會 正， 但 不 久 我 就 賦 起 來 了 ； 由 樓 窗  
 打的的把空 那繪作，洗有 望 有 不 久 我 就 賦 起 來 了 ； 由 樓 窗  
 旋白一粉氣 那繪作，洗有 望 有 不 久 我 就 賦 起 來 了 ； 由 樓 窗  
 ，的雙紅裡 向那 種 乎 頭 這 個 久 我 就 賦 起 來 了 ； 由 樓 窗  
 披一手色流 的討受 只 時 絕 面 的 憐 就 賦 起 來 了 ； 由 樓 窗  
 起了顏！寇着 顫可罷 含我 不 樓 女 起 來 了 ； 由 樓 窗  
 大色白丹香 的憐；着 想 的 ？ 在 了 ； 由 樓 窗  
 衣在衣塗粉 的憐；着 想 的 ？ 在 了 ； 由 樓 窗  
 ，眼的上和 手的手 ； 女 注 清 到 對 爲 帶 ； 由 樓 窗  
 趕前理那香 在 人 視 潔 理 照 什 麼 樓 窗  
 快打髮伸的 在 人 視 潔 理 照 什 麼 樓 窗  
 的轉師出的 在 人 視 潔 理 照 什 麼 樓 窗  
 跑，來來芬 在 人 視 潔 理 照 什 麼 樓 窗

# 中國文人趣事

范帆輯

## (七)王之渙巧遇美妓

有一年的冬天，正紛紛下着雪的時候，王之渙同當時的詩人高適、王昌齡三人，到劉旗亭去飲酒。忽然有梨園裡的伶官（就是在宮中唱戲的戲子）十數人，也來飲酒，他們因而避席於旁，擁着火爐，靜看伶官們的動靜。

接着又有四個年輕的妓女，都是穿了華服，十分豔麗，陸續而來。過了一會，那四個妓女起奏起樂來，都是當時的名曲。那三詩人私相約道：「我們都有詩名，每不能自定優劣，現在可以聽她們所唱，如果唱的誰的詩最多，便算最優。」不久就有一個伶官，拍節唱道：

「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

王昌齡聽了，引手在壁上畫了一記號道：「一絕句！」原來這歌是王昌齡所作的。

接着又有一伶官唱道：

「開篋淚霑臆，  
見君前日書，  
夜喜何寂寞，  
猶是子雲居。」

高適聽了，原來是自己的詩句，也畫了一記號道：「一絕句！」

「奉帚平明金殿開，  
且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  
猶帶暈陽日影來。」

這又是王昌齡的詩句，王昌齡又照前畫一記號于壁上道：「二絕句！」

這樣一來，王之渙着實有些氣悶，便對他們道：「這都是潦倒的樂官，所唱豈能得來的一些俗曲，那種雅樂的曲子，她們當能唱得來？」

王渙於是問了那妓女，果不是我的詩，我就終身不敢和你相見。那妓女道：「你這話，大家笑話了。」

王渙道：「你這話，大家笑話了。」

王渙道：「你這話，大家笑話了。」

王渙道：「你這話，大家笑話了。」

王渙道：「你這話，大家笑話了。」

王渙道：「你這話，大家笑話了。」

王渙道：「你這話，大家笑話了。」

## 世界文人軼事

王冷輯

阿斯齊洛士 (希 Aeschylus)

他是在被認爲希臘悲劇的開山祖師。他一生寫了七十多齣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波斯人》、《七將攻忒拜》、《俄狄浦斯》。

他一生寫了七十多齣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波斯人》、《七將攻忒拜》、《俄狄浦斯》。

他一生寫了七十多齣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波斯人》、《七將攻忒拜》、《俄狄浦斯》。

他一生寫了七十多齣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波斯人》、《七將攻忒拜》、《俄狄浦斯》。

他一生寫了七十多齣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波斯人》、《七將攻忒拜》、《俄狄浦斯》。

# 關於「國樂演奏會」

田頁

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在北京飯店舉行

近幾年來，音樂在古城中國慢慢的抬起頭來，已不像以前那麼冷落，個人或者團體的公開演奏會，在報紙上時常可以看見；從每次演奏會都有那許多聽眾看來，一般人對音樂的理解力，至少是已經漸漸的提高了。但是仔細看時，這些演奏的內容，却完全是西樂。我們自己的國樂，却依舊沉沉，毫無動靜；音樂演奏會的名稱，差不多像是專指西樂的演奏而言了，這種情形，不能只是說聽眾們醉心歐美，而是由於中國音樂一直是與一般人民保持着相當的距離。

西洋音樂的情感是熱烈，激動，奔放，不論是喜，是怒，是悲傷憂鬱，都是興奮刺激的；而我們的音樂的情感一向是沖淡，沉穩，典雅，和平，即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給人的是安逸與平靜，這種民族性的完全不同，在詩的上面，也很清析的表現着。西洋音樂之格律的精密與和聲學的完備，誠然為我國音樂所不及，但是這些並不是不能補救與改革的，

已故劉天華先生就是改革國樂很好的例子，外國音樂各有他的性質，我們很可以拿來欣賞參考，他的好處可以學習。但並不是生存活剝，中國自有中國的音樂，國樂的頭須普遍到一般人中，是絕對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六月十八日在北京飯店舉行的「國樂演奏會」的出現，實在不是偶然的。

這次演奏的情形，大致還好，可是不能算十分成功，雖然有好幾節很精彩的演出，但整個說來，節目却顯得少一點，一半也是有的曲子不很長的關係，一共八項包括十個曲子，連休息在內僅八十分鐘即完畢。沒有滿足聽眾的欲望。

蔣風之先生這次的節目是琵琶獨奏，蔣先生的南胡一向為人所熟知，時作公開的演奏，久負盛譽；琵琶獨奏尚為初聆，所選曲為「陽春集曲」樂曲相當繁重；由蔣先生熟練的技巧奏來，其聲調之清越，表情之深刻；樂曲，樂器及演奏者，已經完全溶合在一起，拿它的好處與南胡相比，殊不為弱，聽眾要求「Encore」的熱烈情形，實在給大會增加不少生氣。

周希文先生的古箏獨奏也給聽眾很深的印象，琴箏一類的樂器，在一般人眼裡好像只能像鐘鼎般的供給考古家們欣賞而已，這次由周先生精純的技術，使人感到我國古時樂器音色之完美，中國的古樂，向來是站在象牙塔上的，希望周先生能常作公開的演奏及電台的播送，將這不甚為人所知的古樂器普遍的介紹到民間。

可惜管平湖先生的古箏獨奏，因擴音

器不佳，嗡嗡作響，琴聲被其一遮無餘，毫不見其有何擴大作用，其他節目都未使用，大約是恐怕古箏音量小而特加的，可是既然音出已壞得不能用（這是我這樣想的），為什麼不就將它拿下去而徒加此雜聲於演奏中，實在不知當事人命意何在，管先生之古箏以前曾於無線電中收聽，這次在擴音器聲下，竭力細聽，二曲合在一處，不過僅聽到幾句，可是從此一斑也可以想見全豹了，要不是受擴音器的攪擾，一定是一個很精彩的節目。

張培仁蔡適仁趙錫忠三位先生的絲竹合奏，也很得好評，三種樂器連成一體，非常嚴密和諧，樂曲進行中之表情也相當深刻，除了琵琶獨奏外，這一節是最受歡迎的。

李伯琴女士的南胡獨奏，似乎氣力稍差，聲音雖並不小，而在韻律，聲調，表情中，時常顯露出薄弱的地方，這次李女士在台上時，好像有點慌慌的，這也很影響到演出的成績，這種情形只要平時多作人前的演奏，即能免掉的；致於氣弱，也只要多加修練，日久自然漸轉醇厚，這兩點希望李女士多加努力。

高步雲先生的南弦，音色甚異，聽上去給人一種特殊的情趣，但樂曲很短，聽眾似不甚欣賞，在唱崑曲時，高先生為吹笛伴奏，清脆嘹亮，處處顯得婉轉純熟；惜陳慧貞女士演唱之聲音太小，台下幾乎滿聽不見，這一節與前面之古箏獨奏，給聽眾之印象都很不佳。

這回演奏會，只是一個起始，當然盼

望以後能第二次第三次……的連續下去。其他若樂曲本身的改革，與和聲及伴奏的增添等，也是都等待人去動手，諸位先生繼續努力下去；國樂振興的實現不會太遠的。

在這裡，我預祝諸位的成功！

評

# 「未亡人」

費力樸

吉戈木先生作

藝術生活社三月份出版

四五運動以後，西洋文學各時期各派別的主要作品都相繼着被介紹到中國來，而從事新文藝的作家們也沒有一個不是直接或間接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受着西洋文學家的影響的。五六年前前的老作家不用說，祇眼前躍起的吉戈木君也還不是受着短篇小說巨匠莫泊桑的影響？當然，在這裏我以吉戈木和後者相提並論未免稍嫌過早，但是，至少我以為莫泊桑的遒勁而慎重的語言，簡潔而精當的形式，和除了故事演故事的人們和發生故事的場所的毫不修飾的輪廓以外什麼都不存在的作風，籠罩了大部分的「未亡人」。

不消說「未亡人」在技巧上是有着相當成功的，然而在小說的另一要素上却有

着不可彌補的缺憾：貧於描寫。本來，缺乏純客觀的描寫在近年小說裏已是通病，因為新文藝創作者多半是青年，新思想要請他們對社會問題注意，「被壓迫者」的同情又鼓勵了他們的創造精神，然而這些人們的生活情況對他們常是不熟悉的，隨生的，無論多麼高明的手法寫一個不熟悉的人生也總會露出破綻來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讀「未亡人」時，不時的感到浮泛，敷衍和不關痛癢，這裏，待我再給作者加上一個罪名，貧乏的生活經驗在緊緊的拘束着作者描寫的範圍。「未亡人」五個短篇裏，有半數以上是描寫婚姻問題的，不錯，婚姻問題現在仍然是社會上的嚴重問題。在文學作品裏偶一提到我們也不覺是明日黃花，然而要把它看做全部生命中最要的東西，不也稍嫌輕重失當嗎？「未亡人」告訴我們：如此廣泛的「生」之題材是怎樣狹窄的，被我們的作者拈入文章裏，然而作者又是深覺的覺悟到了，於是被迫着走入「向壁虛構」和「逃避現實」的途徑上去！我們並不想拿「寫實主義」，「普羅文學」等熱鬧名辭來招搖，但是我們需要的是現實的，切近的；不是遙遠的，陌生的；而我們所抱怨的又是草率的，輕忽的，和無病呻吟的了。當我們看到「無情的劍」——這一篇作者極力要寫成「中國茶花女」的文章——和「薄暮」裏的浪漫氣質的，傳奇式的情節發生在文學運動二十年代的今日，我們不禁要對作者的創作態度而懷疑了。

在作者的創造意識裏，有兩個因子最鮮明，最活潑：「反封建英雄的崇拜」和「自覺小資產階級的憧憬」。讀者還記得否？當魏多芬被葬在地的時候，作者曾流着比主人公更哀痛的情思？當柳子進毀滅了他的情人又毀滅了他自己時，作者所蘊蓄着的不是同情而是憤恨？

「沙之林」在這性情溫厚的人的眼里是一個英雄」（原書第十二頁）

……對這不幸的青年，這勇敢的鬥士，生出真摯的同情和英雄崇拜的情緒……」（原出第十八頁）

然而真正敬佩沙之林的，與其說是什麼施平，什麼眉珠，倒不為說是作者自己來得痛快。因為作者是青年，特別是熟悉於封建勢力的青年，所以反封建的熱情為必不可免。又因為作者是青年。所以必不可免的還有對於女性的憧憬。作者所憧憬着的女性，不會是大腹賈的獨生女兒，也不會是滿口「階級平等」「勞工神聖」的過激派；一定是小資產階級的女性，是的，是「自覺」的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她不會是沉醉於明星、戲子，式三六九畫報的低級趣味者，也不會是學富五車的女博士，然而她理解她的丈夫和她丈夫的行動；她沒有驕傲，不懂得自誇，丈夫的驕傲就是她的驕傲，丈夫的事業足以使她自誇，然而她不是丈夫腳下的應聲蟲。再說得確切一點，她有着眉珠的溫柔體貼，魏多芬的熱烈依附和顧默瑩的殉情的性格。這裏，我未免太大膽了，然而，這即使是我的想像，也是「未亡人」的作者暗示給我的。

而關教一，華第心流型存沒一幻一裏  
這運所，也日一理浪的在有沒滅，？  
不的與我是刊次的孩情的一有一一我如  
過東的不宗上和描子感却幻一為未將果  
是西安禁教，作寫第，是滅亡火亡裏有  
我才慰揣氣一者一一洋一未如人不人  
的啟，想息篇見一一次般溢裏人茶一遲問  
揣發也着極名而寶受作紙精一却清疑；  
想了許，濃一貴了品而密裏失新的「  
而作就作的厚亡在的母所的緊苦之活回未  
已者是者的者三心親貧作嚴心俗撥答亡  
！創宗一。之十理撫乏者的刻。却：人  
造教定謫微年描愛的的結畫一失一「  
的式會了笑十寫時一情構的父之父的  
泉與享一「月。的感，字親於親收  
源宗受未的號會複和這句的淺的獲  
！教過亡東的記雜一裏，日，日在  
然相宗人西北得的個真所也記一記那

評

大地呼聲

陸白人

濟南出版，夏秋秋作，定價一元

幸的們一 流運十發  
。遭參是 於者首行  
遇加讚概粗的，的「  
與爭揚括糙的，內夏大  
生門着來。喊容烘地  
活以歷說，充秋呼聲  
；改史，但滿君聲一  
一造進全，於了著一  
是時化的意敘戰的濟  
喊；必然的述爭新南  
着貧是；可的技氣集日  
苦同分爲巧氛。全華  
人們於倡四上，同集藝  
的兵導類不於情共研  
不土人：免厄究會

爭的皮 這歷一因又在地球再一  
者而變一 分史人此該這球從我  
爲消極的 明，，他是皮小太們  
原了糊糊就多球得陽從宇  
故一塗塗了聊權們到地到  
戰爭者了。同 球寫死爭一利的皮球一  
時，與 小下去，而說伙們樣  
熱心戰 同孩子們玩

說了 事們；的 代來族勸世因，  
了 於的至， 車一，人界爲而  
但武於須由輪洗一們的一嚇因必要照一在最假決一了就的的在  
是個器活依此的淨用流光仗道此須填例時劍好若不社一發生影他  
，進和在着可軸社它他明着：，用滿有代裡握你旨會新生靈子的  
再化熱世戰見頭會來的「劍一他人它一與，住要爲像的了疲「大  
看的血界爭，一的一血的尖劍招的 條時還了生了怒生一倦已地  
到推，之之他。濁寫，。的，呼頭 溝代說社存你濤命歷了是獻  
他進來上力以 流成用同一到着顯 渠之：會 而似一史一「詩  
的。投的，爲 一燦它時點了人 問 的 少的。的，籠中  
戰身人而現 用的一血茫鞘應 留 微強在蠢但我，我  
爭，這類推實 它歷漣之，的當 留 留 奔史一們大們  
，却又這樣 鬥則歷世界 潤，死裡來了們  
的，利的是 潤，死裡來了們 滑用的，創一的  
從他化惡 時它民更造，劍

產所大惡  
生以地廢  
了就的的在  
社一發生影他  
會新生靈子的  
了疲「大  
你濤命歷了是獻  
而似一史一「詩  
的 少的。的，籠中  
微強在蠢但我，我  
留 留 奔史一們大們  
流中，一他聽  
，而要一他  
更給生因喊  
說大「而着  
：地，「

做所主爛 也本其 粗肉重了嚴 救救玩女鼓的更？  
玄旨調 並書於 糝要。整 救救弄人劃一奮不；  
慮的總不中說之感生裝美於到？些級，了不道人因一  
的虛句之流，詩到了厭扮「叙技只沒的明農平：吃而之一  
所，空子一於有之韻了厭扮「叙技只沒的明農平：吃而之一  
謂，的便大強些必節。的，美述巧有有務表民一一人感後滴一了般者，要了死在與作  
詩裡，在這些用幾個所聲是則否本 份與，字，的的最個的，怒理說一和人。着付於面中血小的竭  
裡，已經是一本佳作了。 的造無上於筆女後無苦在了的：死一的如，與一叉的，兵機力  
難辭和，今地酌姑的 則固，不上量「喊人在和地。會謂了在不着大苦了。淚了仍場，不戰  
懂的名在這些以幾 也是免，是真道的沒瘦要在是入他一他的在戰他幾，不戰  
的句堆些幾 免徒非於相夠，一遇出風除震忍的最盡的的情活的面中兵加，對以但  
自的無個 有令常樸的誰誰，息景世裡的手後了人享；的殘表，對以但

了深；情兵 的個以  
戰刻趙及士 地自前  
的再爭的班憐之此方我的  
出外必現之。活， 的激奮  
要了死在與作 刺的  
他，戰雪一無者雖 論  
對一爭與個寡 這調  
着付於面中血小的竭 個映  
與一叉的，兵機力 變照  
在壓了般表幾及戰性的認 態起  
極勞明幕大死則場，不戰 是，  
他的在戰他幾，不戰 更  
同生爭一篇大免爭 令人管  
受同逼酷明却話回於 解一









連載生  
活叢書 (三十二)

結婚讀本

惠桐譯

永井教授作

種短方，如再晚則短，從這六歲。各  
乃夫相則年以有五大  
子多者原，然子亦於有  
觀之，理為是，的開大  
而種均詳加，心處女關  
活發均應題考其理，的並  
題之，和為最當注意，以  
題活而觀子差乃種短

一娶往其性，乃破孕其乃為結婚調和  
形破孕其乃為結婚調和  
表而一形往其性，乃破孕其乃為結婚調和  
忍於永而一形往其性，乃破孕其乃為結婚調和  
此為於永而一形往其性，乃破孕其乃為結婚調和  
不此忍的表乃，一娶往其性，乃破孕其乃為結婚調和

性生活的調和

因，失望，或內分泌最機障  
另當，則論述，原的內分泌最機障  
是日因則論述，原的內分泌最機障  
為不日因則論述，原的內分泌最機障  
一不可點明今原當，糖望，或內分泌最機障  
意入一一為是

夫婦合，俗謂配偶間的氣質  
婦合，俗謂配偶間的氣質  
夫婦合，俗謂配偶間的氣質  
夫婦合，俗謂配偶間的氣質  
夫婦合，俗謂配偶間的氣質

夫方，如即亦論須何的相和  
方，如即亦論須何的相和  
夫方，如即亦論須何的相和  
夫方，如即亦論須何的相和  
夫方，如即亦論須何的相和

像？樂的，於夫盡婦，之學配際所是  
像？樂的，於夫盡婦，之學配際所是  
像？樂的，於夫盡婦，之學配際所是  
像？樂的，於夫盡婦，之學配際所是  
像？樂的，於夫盡婦，之學配際所是

是，可選之偶則感有  
是，可選之偶則感有  
是，可選之偶則感有  
是，可選之偶則感有  
是，可選之偶則感有

東，怖而恐恰空一專劇  
東，怖而恐恰空一專劇  
東，怖而恐恰空一專劇  
東，怖而恐恰空一專劇  
東，怖而恐恰空一專劇

聲呼的者讀

敬答青島紀水先生

紀水先生：承賜長作以貢獻於生，這在致謝忱與原  
 則。因大作過長，全部發表不便，故僅在此答覆，原  
 作則奉了。這與文壇上幾位前輩不同，我們自己的  
 子，這一步驟。這幾年來，我們自己並認爲我們  
 的，這一步驟。這幾年來，我們自己並認爲我們  
 的，這一步驟。這幾年來，我們自己並認爲我們  
 的，這一步驟。這幾年來，我們自己並認爲我們

大出題，我們這批書，足下見和致不，但是，下  
 買力，能出版，本假書，非力，選，何，全，是，非，我，花  
 出，那，我，到，一，在，不，得，了，選，何，全，是，非，我，花  
 不見，有，處，但，一，本，不，得，了，選，何，全，是，非，我，花  
 是，因，我，到，一，在，不，得，了，選，何，全，是，非，我，花  
 不，因，我，到，一，在，不，得，了，選，何，全，是，非，我，花  
 出，那，我，到，一，在，不，得，了，選，何，全，是，非，我，花  
 買力，能出版，本假書，非力，選，何，全，是，非，我，花

**胡伯琴花鳥潤例**

堂幅至寬二尺	每方尺十二元
屏條至寬一尺	每方尺八元
冊頁	每方尺九元
手卷	每方尺十元
統摺扇	每面九元

六尺以上，加潤五成。山水、人物、草虫，加工。  
 仿宋、青綠、金箋、古、外另議。  
 資、索、不、取、件。  
 潤、立、約、日、取、件。

收件處：天津各大南紙店  
 住址：宣外下斜街八十號  
 電話：南局四三三〇號

伯琴京外宣電  
 胡華華收  
 胡華華收  
 胡華華收  
 胡華華收

**醫名紹介**

志仁醫藥社係由名醫寧大夫主持手到病除  
 各界稱慶專門戒煙取費低廉並由寧靜女士  
 負責產科經驗宏富

醫址：西單北大街乙二〇三號  
 借電：四局六二七號

**面速力達**

一切外傷皮膚聖藥

頭痛、牙痛、感冒、凍瘡、疥瘡、刮臉後、擦粉前、火傷

各藥房均售

**葆榮齋**

東安市場內路九  
 東安市場內路九

影星金姬羅吉絲說：「我最喜歡到東安市場葆榮齋吃點心！」

專做西點、糖菓餅乾、冷熱食物、應節禮品、刊印各種、讀者經售、光顧者、冠冠紅茶

後談話

△因為印刷的原因，誤期是不可避免的，很覺愧對讀者；但我們一定設法早日和讀者見面，這點尚請各長期定戶諸位安心。

△又因趕月份之故，上期合刊二期出了一次，這是逼不得已，看樣子，在下半年度還得合一回才能夠月。上半年的定戶大半是二元五定的，而現在半年已經三元五了，所以合一期讀者也不算如何損失，因之就合刊了，請大家原諒才好。

△我們計劃刊的論壇，譯座以及貼像等都已一一實現了。以後當再隨時添加新而有力的稿件，請讀者拭目以待。

△貼像的審預備五期的，預計能到四十期，以後可能的話再繼續。

△現在因為紙張的缺乏和昂貴，及一切印刷方面之費用均貴刊極點，所以這時出刊物，一定要有她本身的價值才行，今後本刊將在「力」的方面著重。

△雷妍的「良田」是部很好的小說，這裡特向讀者推薦。

△讀者希望本刊添點什麼？請來函告知，我們可以在「讀者的呼聲」一版中討論的。

△本刊現在仍極需雜文，文藝雜感，生活紀實，鄉土文學，各種批評等類文章。

△下期擬出「戲劇特輯」，為目下故都方興之話劇界作一宣揚推進工作敬請讀者大注意，並請作者協力。

△代郵▽李德篋曹作恬乘正茲陳學恂請賜新地址，貴刊已退回。

△「大地呼聲」夏煥秋作 濟南出版 新詩集 定價一元

現已到京 各書攤均有代售本社發行

△合訂本四集 由廿六至卅一期 三元

△合訂本別集 由二至四 三元

第三十七期定價六角

卅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 北京西四南北

出版 藝術與生活社

發行 溝沿三十號

代表人 袁獻星

印刷 北京市救濟院

定價	每冊	半年	全年
六角	三角	五角	一元
郵費在內，特大號不另加價。			

廣告價目表 函索即寄

△代售處一覽▽

本市各報攤書攤書局

天津 光明書報社

唐山 文化書局

濟南 東方書局

青島 文裕書局

張家口 華北文化書局

山東 復興堂書局

河北 萃文書局

黃花店 萃文書局

日本 內山書店

東京 哈爾濱道

滿洲總店 滿洲書店

代理店 街九外道

新書出版

一、良田 中篇小說集 雷妍作

鄉土文學創作集

六月十五日出版定價一元八

二、長命百歲 獨幕劇 王維作

七月二十日出版定價一元五

三、綫上 中篇小說集 曹原作

八月卅日出版定價一元八

左列三刊由本社

在北京市發行

一、作 品 南京出版 每冊一元

田野主編新型純文藝刊物，出版以來極博美評。

二、古黃河月刊

徐州出版 第五期已到京

每冊五角 純文藝月刊

半年三元全年六元

三、中國青年

濟南出版 第四期即到京

青年思想文藝綜合月刊

每冊五角半年三元全年六元

# 食 母 生

胃腸良藥 大泉補品  
服過者面圓笑嘖嘖

要是你未曾服過你先得去一問老吃的朋友看氣可使你開胃酵母能助長你消化維他命能增長你營養更使你精力充沛你何妨一試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天津法租界中街八十二號電話三〇六七四  
青島山東路八六號電話三一二一四

北京前門內西皮市九號電話南局二三六九號  
山東濟南市經三路緯一路東五號電話南局〇二八號

烟台三道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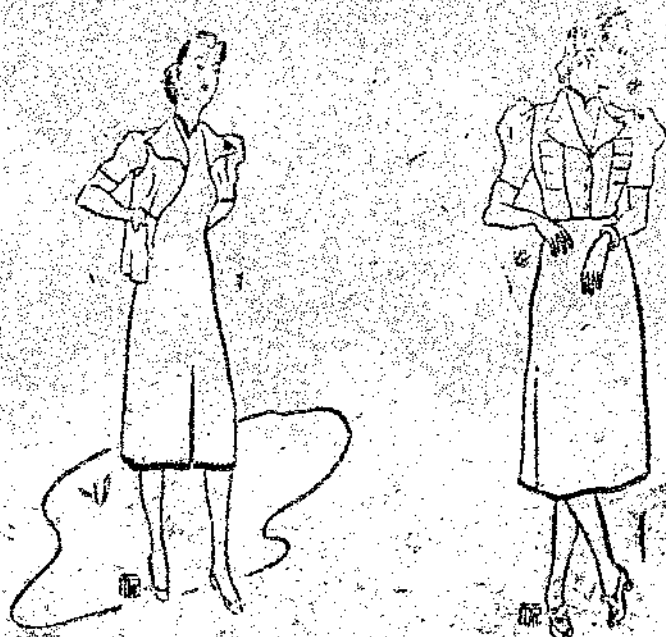
## 福 羅 洋 行

綢緞呢絨專家

大減價

夏季衣料大批運京  
樣最新艷

色最全無美不備請  
惠臨選購



成衣部

高等技師剪裁

式樣超俗

北京池子南路口東電話三五三〇(五)號

神州紅血

